

書寫自我

林文琪主編：《書寫自我》

(台北：臺北醫學大學，2007)，頁88-186

家族小故事

遙遠的追憶

◎peihuan

我的家族是那種很平凡很平凡的傳統社會大家庭，祖先數代皆以務農維生，生活中除了勞作，不然就是忙著迎接每個歲時節慶，父系如此，母系亦然。所以其實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開拓史或帶神話傳奇色彩的故事可傳頌，沒有歷經震撼的白色恐怖，沒有口耳相傳之矮靈祭的原由，沒有洪水或滂旱的肆虐，只有平淡樸實的鄉村農家色彩，淺抹淡染泥土的灰褐與稻穗的赤黃繪成一幅由滴落的汗珠暈染開來的印象畫。這就是我的家族。

然而總有些故事可寫的，一些對於生活不虞匱乏、豐衣足食的我而言相當遙遠的追憶。那是典型的農家生活，也是屬於父執輩那代甚至上一代之前的生命刻痕，除了私塾、耕種之外，生的原始色彩。

其一

奶奶告訴我，她在結婚之前是從未見過爺爺的。在與老人家冗長的對話中理出了一個頭緒，當初似是媒人說親，於是男方由數位長輩陪同，偷偷地站在她工作的田邊張望。滿意了，於是下聘，就這麼嫁了。沒有所謂相親，遑論戀愛，全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定婚姻，幸福與否不在於夫妻間的濃情蜜意，在於現實生活與傳宗接代的考量。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之言，五六十年前的農村社會可資印證，人習慣於向命運低頭，謙卑且順從。

生育九個小孩，操持數十年的家務，還要幫忙農事，而這樣的生活當初竟不是自己所選擇的。但我悄悄望著奶奶滿佈皺紋的臉龐，順著她的視線望向壁上爺爺黑白的相片，卻是那麼深摯那麼溫柔的凝視，盪盪然的似水柔情，穿越時空緊緊牽繫，一如當年水田邊，定下一生盟約的驚鴻一瞥。

其二

從前醫藥不算極發達的時候，人們的信仰是濃厚的、誠摯的。以神意為依歸，並藉此作為徬徨無依時的引導，聽天由命似乎是個不得不如此的選擇；人與命運的拮抗，就需要那麼一點勇氣，一點原始生命本就帶有的強韌。怎麼說呢？這麼說吧，在現代醫學試圖與疾病死亡對抗的前提不存在之下，人的生死是最貼近自然法則的，最脆弱，也最堅強。

爸爸如此告訴我，一個關於他幼時年代的往事，真實但令我難以置信地睜大了眼的故事。當時父親的某個堂弟，也就是我的眾多堂叔之一，襁褓時生了一場大病，數天高燒不退，但尋常農家不時興看醫生，也沒有多餘的錢帶幼兒看醫生，於是孀婆抱著他向神明請示。神明的說法很有民間傳說中的味道，指示孀婆將孩子置放田溝邊，若經過了一晚小孩仍活著，他就會平安長大。

而現在我所認識的堂叔，一直是個體格健壯笑容爽朗的人；實在無法想像當年他還是個嬰孩時，曾病懨懨地仰著通紅的小臉，孤零零躺在泥地上，仰視蒼穹爭取生命的脈息。我更無法想像，究竟是怎樣的無奈與心如刀割，才能將親兒拋下而不頻頻回首……也許這就是人生，只不過在堡壘中長大的我，踩濺著水花過護城河時，竟感到體現現實環境的水溫如此的寒徹心扉。

其三

多氯聯苯事件對父親家鄉的村人來說，不是一個報紙新聞上的社會事件，而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憶。我很早就聽聞這個二十多年前的事件，所以我在高中有機化學課堂上學到這個化合物的結構並讀到這段歷史時，心裡相當的清楚，也異常沉重。雖然寥寥數行文字講述的不過是個環境生態的問題，諸如鎘米及烏腳病之類，又或像現今新聞上三不五時就冒出的綠牡蠣或含孔雀綠的石斑魚事件等等，跑馬燈似的讓人瞥過即忘，但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事無論再微不足道，都是那樣地刻骨且銘心。

其時父親已從事教職，同輩之較長的堂兄弟姐妹也多半已開始工作，所以食用油已經以沙拉油取代鄉村人家習於使用的米糠油，倖免於此一事件的波及。然而全村的人並非都如此幸運，多氯聯苯中毒的結果，使人們產生氯痤瘡、肝臟失調、黃疸等症狀，皮膚遍佈黑斑，雖經治療但仍無法將積聚體內的毒素完全排除。更駭人聽聞的，則是孕婦生出遍體通黑的嬰兒，並在出生不久後即死亡。

如果當初家族仍舊食用受污染的米糠油，那麼，也許今天我就不會如此健康地活著，呼吸著每天清晨台北的髒濁空氣，是嗎？也許父母不會結婚，也許我出身時便全身發黑地死去，是嗎？……該當珍惜啊，牽一髮而動全身，環節相扣的命運。那些受害的村人們縱然不是遠親，也是樸實且相交好的鄰人朋友，如此的歷史背景，太沉重，壓得我窒悶的雙眼，不知怎地罩了一層迷迷濛濛的霧氣，或許這就稱之為難過。人生的色彩不可能全是繽紛明亮的色調，朗朗藍天中飄浮的數片灰雲，讓我的尋根之旅增添了幾許陰影造就的立體層次。我會記得這些，永遠。

發現應該熟悉但卻陌生的故事

◎沈威任

前言

完成這份作業還頗困難的，因為祖父祖母及外公都已逝世了，現在只剩下外婆一個「活歷史」，而我們又沒住在一起，能跟她好好閒聊的機會少之又少，我大概只能就母親從小到大所跟我說的故事，好好地重整一番，再加油添醋一些記憶空白的部分，這種感覺好像補破衣服一般，我無法重現當年風采，亦無法掩飾破口上的縫線。

做這篇報告時，常常突然發現自己對於一些應該熟悉的事務，卻有陌生的感覺，很多事情我大概都一知半解，都沒好好去詢問與沈思，這也給我許多動力願意去和我家人暢談過去的回憶，而大家提供的隻字片語，產生許多交集，同時把家族歷史的架構和真實性建立起來。

再優秀的史學家也無法寫出百分之百真實的歷史，就在主觀因素無法消去之下，把他當作一篇篇近乎真實的小故事看吧！

第一則 無情的大水

大約四十幾年前，一場無情大水沖毀了許多人的家園，它就是四年級生記憶猶新的「八七水災」。當時的房子並不是現在的鋼筋水泥，大都是由土塊堆積而成，更慘的還有茅

草屋，在大水不斷來襲下，泥塊只有變成泥水的份，你能想像嗎？一個突然的大水一夕之間讓很多人家破人亡，辛苦的作物也付諸流水……。當時大人背著小孩往安全區避難，一路只見泥濘與群群黯淡的背影，等到水退去之後就是辛苦的房屋重建。我媽那時還是小學生，她說那時小孩子都坐在床上等待二舅背出門，他們看到地上積著厚厚一層黃水，都忍不住伸腳去觸弄，結果只有挨打的份，大人已被生計快逼上斷頭台，看到小孩還能有心戲水，難免一陣憤怒。

那時外婆在「遺址」附近架起籬笆，成為暫時的居所，在缺錢的情況下，只好忍受住個兩個月，最後籌錢蓋了磚塊屋，整個家的感覺才又甦醒過來。現在這屋子已荒廢了，但是大家都捨不得拆掉它，因為這存在著家族復甦的象徵。

第二則 老媽的奶奶

老媽的奶奶如果她還在世上，我應該叫她「阿祖」。她矮矮的，披著一頭整齊的白髮，從照片看來頗為嚴肅，眼神中積鬱著深沉與內斂。

阿祖是傳統社會的女子，她總待在家照顧孩子，最後由於外婆要出外工作，需要幫忙照顧孫子，其中他最疼愛的就是大孫女（也就是我媽）。一般在傳統社會往往較珍惜兒子，因為在傳統社會他們認為女兒嫁出去後，就是潑出去的水。然而，阿祖則不然，很有可能是家中男丁實在太多了，反而女生顯得稀少（現在仍是如此）。

當然，她總把我母親當作生活中心，每當我媽被兄弟欺負，她總是使出絕學「打狗棒法」好好修理他們；偶爾出外買東西或別人送給她食物，她總會催我小舅趕快騎腳踏車接我媽回家吃；她們睡覺也在一起，聽我媽說她很愛乾淨，房間整理得整齊齊一塵不染，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阿祖

會將稀飯煮得爛透呈現白色稠液，在將它塗抹在床鋪上，乾了之後就變的硬硬的，睡起來的滋味聽說還不錯！

第三則 總是醉茫茫的外公

我外公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喜歡在外喝酒、賭博，當然，十賭九輸是常見的事，他常常欠下一屁股債，又當然，偶爾發起酒瘋，外婆甚至受到「家暴」。而外婆除了要辛苦賺錢還清債務，還要撫育四個小孩，整個家庭重擔都由她一人承擔，幸好有阿祖的幫忙帶小孩，他才能盡全力外出工作。最心驚膽跳的時候，總是過年時，因為中國人有欠債不可以欠過年的習俗，很多債主都會來家裡討錢，聽我媽說他們總要躲起來，畏懼地一直等到債主離開。也因此大家都很不諒解他的行為。

外公長得很高很壯，是受日本教育的，他會說日語，也看得懂國字，常常看他戴著厚重的大眼鏡看報紙，聽說他還曾經自己一人去日本找他久未謀面的舅舅（厲害！）。另外，雖然家境窮困，但外公常不顧家人反對下，花了很多錢在學校的建設上，有一次我外婆不耐煩地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嚴肅地回答說：「這以後好幾代的子孫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國小的司令台旁，你不懂的啊！」雖然方法有些奇怪之處，但隱隱之中我能發現外公有點讀書人的風骨。

而且在那時代的男人難免都大男人主義，一般幫妻子冠夫姓就算了，他甚至還硬把我外婆的姓改成自己的姓。外公在孩子小時也不會去背孩子，孩子大時也很少去和他們溝通，可是總有些特殊又難以形容他內心感覺的行為：例如女兒出嫁時，平常嚴肅不太常表露內心情感的他，卻躲在後頭哭得西哩花拉；還有長孫出生後，每天一大早便會喜孜孜地背著孫子視察田地，鄰居撞見總會挑侃他說：「兒子沒在

抱，現在抱起孫子來了！」

外公很會農事，不論播種、噴農藥和收割都很內行，他還曾經雇了一些工人進行收割，因為那年代機器尚未普遍，不靠多一點人力作物很容易熟透，照理講家裡應該會有較多的收入，但幾乎被他花掉，生活也沒改善。但隨著年齡增長，外公變得較顧家了，每次他都會割很多菜給我們帶回台北，他也很疼愛孫子，常常出錢幫他們繳學費，一次表哥考上台大，他還很風光地在家門口大放鞭炮，通告左鄰右舍這項喜訊。

外公離開這世界也頗令人感到錯愕，一天外公騎機車時，不小心駛進路面施工的坑洞，一身就栽了進去，肺部受到重創，待上加護病房多日，逐漸消瘦成皮包骨。當全家人回鄉探視時，他微張的眼睛緩緩掃過大家，一句話也說不出，呼喊他也無法反應，不久就得插管得以生存，再不久一通電話打來說他院內感染快撐不住了……。

第四則 總是眉頭深鎖的外婆

外婆長得有一百七十公分高，一頭令人印象深刻的烏黑捲髮，想當年可是個高挑美女呢。據說他在四十歲之前一直長得跟實際年齡比起來還年輕，現在剛好滿八十歲了！他與外公是因為媒灼之言結婚的，但沒想到卻……。這也為她的臉上留下濃濃的滄桑，我常看到她深鎖的眉頭似乎在煩惱什麼。她一直放心不下很多事，連外孫內孫她也擔心，但這反而給她許多思考的機會，現在即使八十歲腦筋一樣靈光。

外婆超會養雞的，以前我媽我舅媽生產前她都會預先養好幾十隻雞，等到坐月子時就磨刀霍霍使出快刀宰殺數十隻雞帶到台北。她也因此練就抓雞的本領，即使是抓不到就直接精準地擲出利刃，讓雞乖乖接受執法。小時候看到外婆殺

雞覺得超恐怖的，她會先走到水溝旁用腳夾住雞身，讓牠無法動彈，再來用菜刀輕輕在雞脖子上一畫，鮮血如噴泉湧出，逐漸地可以發現雞失去掙扎的能力，最後血放光脖子往下一垂，就大功告成。

外婆幼時因為貧困沒讀過書，但是她很注重孫子的教育，再多學費她都肯出，只希望大家都能成才。而表哥們各各都爭氣，聽說當年外公的父親入葬時，風水師透露說他們家其中一脈會個個狀元，最後幸運之星就落在我大舅家，超邪門的！他們家出了兩個台大電機，還有一個生化博士，至今大家偶爾還會談起這段往事。更神的是，當初風水師的話是我大舅先聽來的，而我大舅還半信半疑，以為是我外叔公他們家受到庇蔭呢！！

尋找自己最不了解的部分

◎鄭宇軒

本來一直在煩惱這份報告要怎麼寫。最後決定去尋找自己最不了解的部分。

我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就不在了，對於他的事或更早的人的事，我也鮮少知道。有時候想問，但又怕觸及別人的傷心回憶，因此常常就這樣不了了之。這次藉著報告之名，也將過去沒機會問清楚的事做一個了解。出乎我意外的，媽媽似乎是積了一大堆東西要跟我講似的，我本來是先跟她知會後要過幾天再聊，沒想到她卻是迫不及待的樣子。

我把這篇報告的重點放在對前人的人生中，而不是街談巷議的那種小八卦。藉這篇報告我學習著將這個家族近兩三代的輪廓做粗略的了解：



♀：外曾祖母 ♂：外曾祖父
 ♀：外婆 ♂：外公
 ♀：媽媽

一、外曾祖父的用意

外曾祖母姓葉，民國前25年生，據說是住在三重。有個現在人只能在連續劇中看到的名詞，在當時是在正常不過的事：童養媳。外曾祖母就是當了郭家的童養媳。外婆口中的外曾祖母是個顧家的傳統好女性，當時家裡除了外婆還有一對雙胞胎的姊妹和一個男生，但由於民國初年的動盪不安，醫療衛生品質極低，外婆的三個兄弟姊妹全因白喉去世了。

就在家裡的情況惡化時，外曾祖父擅自脫離了郭家；另取了一個名字，且又再婚再生。媽媽對這點大為不滿，為外曾祖母叫屈。但外曾祖父並非脫離了原來的家，在第二個老婆生下男嬰後，又把男生帶回來給外曾祖母養，外曾祖母也沒有怨言的將男孩撫養長大。

後來外公入贅到外婆家。雖然是入贅，但兩人的感情極好，家裡也都很和樂。這位外婆同父異母的兄弟看了很羨慕，正好在當時也自由戀愛了一個女生，想入贅她們家。但他的奶奶相當不高興，因此強迫把他帶回家關了起來。據說就此發了瘋，之後就沒有消息了。

雖然媽媽很生氣外曾祖父的離家出走，但我覺得不能以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人的想法。當外曾祖母在喪子之後，等於郭家就斷了後，在當時的風氣來說，對其他家族的人來說有可能是很嚴重的事。或許外公是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拐了一個彎拿另一個自己的兒子來彌補家族上的缺憾。總之，現在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前一輩人的想法了。

二、一團亂的姓氏

媽媽姓郭，但舅舅和阿姨們的姓就五花八門了。最多人姓郭，再來是有將近一半的人姓林，而小舅，只有他一個人姓黃。

先講佔了大多數的郭姓和林姓。由於外公是入贅，因此就有部分的人必須姓母方的姓，也就是郭，而其他人就跟父方的姓。從大舅排下來，於是乎變成了郭、林、郭、林的交錯。這樣算下來其實輪到媽媽的時候應該是要姓林，不過因為外公覺得夠了，所以從媽媽以後的孩子都跟著外婆姓郭了。

小舅比較特別，外公有個同母異父的兄弟姓黃，因為一直沒有子嗣，看外公子孫滿堂非常的羨慕，於是想要要個孩子來養。外公先是答應了黃家，但又一直不忍心，本來是要送走媽媽的，但最後還是留了下來，而之後的六舅七舅也還是沒送出去。不過外公是一個守承諾的人，一直覺得對黃家過意不去的他，最後還是送走了八舅，外婆一直對此事耿耿於懷。

雖然是不同姓，不過每次家族的聚餐，大家都會回來一起吃飯。就算是給別人養的小舅，還是和大家一起。若不是這次媽媽提起，我還真不知道原來小舅有著這麼特別的經歷。

附帶一提，黃家在收養了小舅後，可能是心情上壓力減輕了許多，在兩年後自己也生了一個兒子，總算是完成一個心願。

三、燃燒的輓聯

其實林不是外公的本姓，而且他非常討厭這個姓。雖然在戶口上，許多舅舅、阿姨都姓林，但其實他們的名字開頭是「林高」。林高不是複姓，高也不是祖譜上的排序，高是外公的原姓。

在民國初年，戶政很不健全，外公有個姊妹因為嫁給了林家，因此改姓。但戶政機關竟然把原本高家的人，全部改成了林姓。因此，本來姓高的外公，莫名其妙的變成林姓。當然發現後外公非常的生氣，找戶政機關理論，但他們不接受再把姓氏改回高。

外公在民國六十年過世，跟外公認識很久的人知道他的舊姓，因此輓聯上會寫他的原姓：高。但不知情的人，還是以林稱呼他。媽媽說，在守靈的某個晚上，原本一張張掛好的輓聯，不知原因的，某些輓聯起火燃燒。火勢不大，並沒有波及家裡，就只是剛好把那些起火的輓聯燒掉。而被燒掉的，全是上面以林姓稱呼的他輓聯。

外公非常討厭林姓，舅舅們有些也深受他的影響，因此想盡辦法要改回高姓。其中一個表哥就是在舅舅的努力下，藉著將他掛名為一個高姓朋友的養子，硬是把姓氏改回了高。

四、媽媽和外公

媽媽說外公是個很吃苦耐勞的人。外公的父親在他五歲的時候就早逝了，隨著母親的改嫁，外公到了黃家。但繼父對於外公並沒有善待，常讓他挑著比他身高還高的餿水桶，或是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外公曾經逃回奶奶那邊，但高家也沒有把他收留下來，最後還是回到了繼父家。據說後來繼父也不再叫他做太粗重的工作，而外公也沒有再逃走了。

外公沒有讀過書，但他很聰明也富正義感。他在做床椅的工廠上班，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有人在路上任意行走撞到了他，好心規勸卻被揮拳相向。那一次傷到了胸部，加上他在床椅工廠的灰塵極多，肺功能大受影響下，五十五歲就退休了。在那個年代，學校內只能講國語，沒上過學的外公，爲了跟小朋友在家裡也能講國語，自己在家裡聽著廣播學習，竟然也無師自通。這點令我想到我弟也是靠著漫畫和打電動就學會了日文，這種語言的天份應該是外公留下來的禮物吧。

媽媽的印象中，外公是個很節儉、很溫柔的人。在媽媽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學校要他們帶毛筆來寫作文，沒有毛筆的媽媽就向當時已經在蘆洲國小教書的三舅借了一整套毛筆、硯台、墨汁。但回家的時候，發現袋子破了一個小洞，毛筆從那個小洞掉了。外公非常的生氣，認爲媽媽沒有愛惜物品，拿著棍子就要打媽媽，媽媽很害怕的逃到了親戚家。在天黑後回到上學的路上找了兩三遍，但就是沒有毛筆下落。最後硬著頭皮回家，外公沒有打他，但媽媽說她在此時也學會了一件事，就是從此之後不隨便向別人借東西了。

媽媽一直覺得前面的哥哥姐姐能把錢拿回家是很棒的事情。在民國五十五年進了師專後，媽媽一直想找機會拿一筆錢回家給外公花用。當時因爲校舍改建，師專要求二年級以

上住台北的學生要通學，而本來包含在學費了的住宿和伙食費會退還。媽媽非常想通學，但礙於新生必須住校，雖然跟學校吵了半天還是沒有下文。等到了二年級，終於可以通學了，媽媽就把每個月退下來的錢拿會去給外公買菸。不過外公悄悄的把這些錢存了下來，後來買了一台風琴送媽媽。媽媽本來從小一直覺得外公都比較疼男生，到那時才發現原來外公也是很疼她的。

五十二年有一個造成蘆洲大水葛樂禮颱風，老家在那時候也受到嚴重損害。五顆二十年以上的玉蘭樹都死了，家裡的收入少了很多。加上家裡的屋頂也被破壞，外公只好常常在家裡爬上爬下修理。本來就身體不好的他，在持續勞動的情況下，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民國六十年十月四日，媽媽開始她的教師生涯，領了第一份薪水，但回到家卻發現外公氣喘發作住院了。外公住進馬階醫院，但因為他生肖屬馬（民國前五年生），所以一直不喜歡那個地方，想要回家。醫生本來要幫他做氣管造口手術，但他也不喜歡，後來醫生只好開給他藥劑，要他回家後到衛生所施打。有一天媽媽和舅舅就用腳踏車，一個人騎一個人推載著外公去衛生所。但到了衛生所，醫生表示沒有醫院的證明，只有藥劑是不能幫忙他打的。折騰了這麼久，外公也生氣了不想打藥；但這樣的結果，在兩個月後他就去世了。外公當時的病因，有人說是肺結核，有說是肺氣腫，但沒有人能確定。

後記

我在外公過世後八年才出生，而外婆在我國中的時候過世。外婆對我來說是個很慈祥，說話小小聲的長輩。每次回

蘆洲都是看到媽媽貼在她的耳朵旁講話，對於她們那一代的故事，我也都只能從親戚的回憶中了解。

感謝老師出了這次的作業，在訪談後，我才赫然發現我竟然對自己的家族這麼的不了解。我在長大後，一直都注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對於未來著墨的太多，對於過去了解的太少。還好藉著這次的機會了解了家族的故事，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一份感動

©Dorothea

這是我訪問父親和伯父們後，統整而寫的故事，對我而言，這是一份感動……

一角山城萬里心，朝宗九曲孟門深，
俯仰天地無終極，願把洪爐鑄古今！

爺爺和奶奶住在竹南鎮中港，是個標準的好父母；關愛孩子，教育孩子在做人處事和學業方面，對孩子也有極高的期待和要求。

爺爺是個白手起家的木匠，奶奶是光緒十四年生員（俗稱秀才）黃克昌之後代，本是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家庭主婦。生孩子十人（原本生了十三個，三個小孩夭折）：五個男孩、五個女孩。在這個一貧如洗、四壁蕭條的窮困家庭裡

成長，因此飽受人情冷暖，環境的琢磨與歷練，反倒使得人格養成更容易獨立成熟，如同奧斯卡影片「美麗人生」的羅貝多貝里尼說的：「感謝父母留下給我最大的財產就是貧窮，讓我提早體會人生的豐富」。

出生不久，父親飽受病魔摧殘，爲了醫治生病，爺爺必須拿著大木棍，奶奶背著父親，避免當時路上竄出來的瘋狗亂咬（當時狂犬病盛行）。還要做好多的傢俱來墊付醫藥費，爺爺奶奶常開玩笑的說上輩子欠孩子們債，這輩子用勞力來還。因爲孩子很多，鄰居常對一天到晚在抱孩子的奶奶問道：「餵子是否會厭煩？」她從不皺眉頭。她說既然把孩子生下來，就有義務把孩子養大，沒有任何資格及時間感到厭煩。她把養育管教子女看做是自己神聖的使命和責任，即使孩子的出生加增不少的苦頭和重擔。

由於家貧，早晚都得吃稀飯，稀飯中和著蕃薯，因而走路時，口中常會溢出胃酸；極其難受，有時還不停地放屁，實在令人難堪。每餐佐以醃醬瓜過，每日不會有大魚大肉，每月初二、十六晚上拜拜才能見到豬肉、魚肉，也不敢大口大口的吃。要吃雞、鴨肉，也要過年過節才會看到。若有人請客，「殺雞」表示東家請客的誠意與豐富。在當時民生物質缺乏的時代，任何人也很難不安貧樂道，而似乎都因可以溫飽而知足，全家和樂的生活著。

當時每個小孩子，春夏天只穿寶石藍的內褲上學，還有人的內褲，是美援麵粉袋做成的，上面有的還寫著「中美合作，淨重20公斤」。冬天穿卡其布作的校服，穿得笨重而不能保暖，由於家境太窮，總是把同學扔掉的鉛筆頭撿回來，用線捆在一根小棍上接著用。沒錢買擦子或粉筆，只好向同學借用，常常看同學眼色，也常美術課畫不完也得交上畫。

國小六年級以前，全年打赤腳走路上下學。每天上下學，要走半公里的碎石路，最怕的是中午回家吃午飯，炙熱的太陽照在碎石路上，赤腳走在上面，火燙非常非常難受，爲了減少痛苦，會盡量找路旁野草地落腳。而在碎石路上，用腳尖或腳跟跳躍式的走著，減少燙傷腳的時間；冷天兩腳凍僵，更是寸步難行。白天打赤腳，晚上在木頭腳盆洗腳後再穿上木屐，走起路時鏗鏘作響。

在家排行後面的，一年到頭除了過年以外，都穿哥哥、姊姊穿不下的舊衣服、褲子。爸爸穿著姑姑穿過褪色的紅棉襖至少還可撐個三、四年，好像都不會破一般，一件棉襖至少可穿個十多年，父親提起時，我總張著難以相信的眼睛，以爲在說天方月譚。

對現在的小孩來說，壓根兒也難想像，那是幾百年前的時代，現在幾乎沒有東西能用超過二、三年。我們一點也不珍惜所擁有的，甚至連世上極珍貴的友誼、愛情。其實，在父親的兒時，一件東西用十年二十年是很平常的，爺爺結婚的衣櫃用了超過半世紀還是好好的，現在還保管在老家。珍惜東西是件極平常的事，甚至交往二十年以上的朋友也是輕鬆平常的一件小事。小時候，社會充滿惜物、惜緣、惜福的氣氛，這些在現代社會已看不到，所以顯得奇特。這世界雖然短暫轉眼成空，但有些具持久價值的事物理當持守，畢竟有許多東西愈久愈醇、愈陳愈香，值得老來玩味。

所以那時的衣服常常補了又補，補到不能補，把一個圓形布車在屁股上，這種褲子，他們把它叫做八卦褲。一直到高中時期，都是穿卡其布做成衣褲，父親新竹中學快要畢業時，奶奶下定決心要替父親買件新褲子，父親跟奶奶說穿八卦褲參加畢業典禮，比較有紀念價值。

那時候的人普遍如此，真的是吃盡苦頭，但是沒有人會叫苦；不像現在的學生不曾吃苦，卻常常叫苦。所以父親常對說：人生有苦有難，只是程度不等，這是我抱持的信仰。童年曾經歷多少貧窮和苦難，都習以為常，從來沒把憂傷寫在臉上，那是因為這樣認為：提供別人快樂是做人的本分。若不能給人帶來快樂，至少不能加增別人苦痛，別人沒有義務分攤你的傷悲，別人有權利分享你的歡欣。

爺爺是個做牛做馬，才能維持一家溫飽的勤勞木匠，中港人都稱為金田師。曾祖父過世後，爺爺只好從日本公學校四年級休學。為了家庭生計，毅然隻身前往苑裡學習一技之長。當時做學徒者清苦，早上必須替師傅煮飯、餵雞，晚上尚須預備洗腳水，還得學個三年六個月才出師。因而養成了爺爺勤勞與堅忍的個性，二十二歲和奶奶結為夫妻，赤手空拳，建立家庭，也因兒女眾多，完全手工地製做傢俱，身體就因為受到歲月的侵蝕而駝背。

爺爺的木匠功夫，深得中港人的稱讚，買過他做的傢俱，四、五十年還不會壞掉（只有油漆脫落而已）。這是他用心學功夫的關係，他做事一點也不馬虎，他是個完美主義的人，對自己所作的傢俱嚴格地要求品質精美。他使用最好的檜木為外表，抽屜的底用梧桐木，中港的老家中還一直使用著爺爺和奶奶結婚時的嫁妝，歷經五十多年也不會被蟲咬壞。現在在中港慈裕宮正殿擺放媽祖的翹頭神桌，就是他親手做的，可見他的功夫，他教導父親做任何事，不可隨隨便便、馬馬虎虎才能成功，父親從小耳濡目染，養成了認真負責的態度。

爺爺為人正直，重視友情，說話不會拐彎抹角，有時候不小心會傷著別人，但事後，他的朋友才知道他不是歹意。

他說話算話，講求信用，常常在用餐時，教導孩子爲人要誠信，也教導許多爲人的道理，孩子從小就學會聽人說話的訣竅，也能拿捏得體。

他的心中充滿古道熱腸，雖然不太寬裕，看到比他窮的人，常常背著奶奶拿錢贊助，是個真正領悟「施比受更爲有福」的人。對社區公益的事熱心投入，他是推動建立中港文天宮的發起人之一。他教訓孩子心中要常懷感恩的心，他說：「一個人的成功是靠眾人捧成的」。特別是幫助家住在香山的姑婆，總是念念不忘其恩，提醒父親不可忘記別人的恩情和提拔，他認爲背叛別人的人比豬狗還不如。

爺爺以身作則，一輩子沒有不良嗜好。不抽煙、不嫖、不賭，教導孩子要勤勞節儉，自己每天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上有時也在四點就起床敲敲打打。他自己很勤勞，自然也會要求孩子作家事，不願孩子片刻閒著。從小學二年級起，父親放學回家後要到陳阿每的家作冥紙。而爺爺怕木板容易變形，事先購買木頭，早上上學前要父親一個人把木板平擺在地上，以接受充份日曬。中午日正當中，木材因日曬而彎曲，爺爺要父親把木板另外一面翻上來接受日曬，下午收回家來排列整齊。那時，父親總覺得必須隨時拿著書來閱讀，因爲稍微休息，爺爺會分派事情給父親做，也正因爲如此，父親比家人更喜歡看書。

除此以外，回到家中必須先作完家庭作業，才能玩耍。由於爺爺是早年失學，他特別重視教育，他常常說窮也要窮的有骨氣。做人要正當，做事要實在，對人要有禮貌。因此管教非常嚴格，吃飯時兩手張開就要受到處罰。晚飯時假若一直夾好吃的魚肉類，他會用筷子用力打下筷子，要孩子考慮別人也想吃；假如夾菜太大口，他會責備孩子吃相有如搬草進牛舍。任

何應對不合適，或者在外人面前伸手向父母要錢，或者成績不好，或者未經父母許可擅自外出，任何在外行爲，奶奶一瞪眼，我們就知道代誌大條了，不久一定被處罰。

在別人的心目中，一個木匠，微不足道再平凡不過了；可是在父親心坎裡，爺爺是個平凡的偉人，他用他的一生向我詮釋「勤儉」這兩個字。因為從他血液裡承襲了達觀和詼諧的本性，多少苦澀的日子，父親才能逆來順受，轉危爲安。父親說：「如果再活過，而如果我可以挑選，我仍願生生世世做他的兒子，我以擁有這樣的父親爲榮。」

二伯父生性好動，喜歡外出玩玻璃珠，或玩紙牌，常常因此觸怒爺爺奶奶，也連累其他孩子罰跪及責打。他們採商鞅『連坐法』用鞭子管教孩子，用藤條打，力氣很大，打的很痛，屬於『秋風掃落葉』，來得快去得決。而奶奶邊唸罪狀，邊打在孩子身上，有的像『春雨綿綿』打打停停，常常維持二、三小時以上。所以從小，孩子們是非分明，不敢造次，祖父母要每個小孩子對自己的行爲負責，也培養出與人應有的禮貌，對於日後與人相處的自然和諧與發展人際關係有極大的幫助。過去的点點滴滴，回憶中常會讓父親體會古人的詩句：「不經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的真正涵意。

外曾曾祖父黃克昌是光緒十四年（西元1888年）生員，根據「金色中港」書上所記載，清朝時代小孩子七歲時，便要進入書塾讀書，然後參加提學政所舉辦的會考三次，合格者才能進入縣儒學就讀（俗稱入泮）。這種會考稱爲童試，每三年舉行二次，考試科目爲書藝（由四書命題）、策問、作詩及默寫聖諭，考試及格者，方稱爲生員。當時竹南中港地區，共有十三位生員，足見文風之盛。

父親小時後常聽奶奶談論外曾曾祖父種種事蹟，奶奶眼

光中閃爍著驕傲，父親雖然不能親眼見到外曾曾祖父，卻可以想像他在中港城內是何等的璀璨轟烈。然而事過境遷，外曾曾祖父的光輝歲月已成雲煙，不知道是否外曾曾祖父太過清廉，或者他不善理財，他的子弟沒沾到任何好處。外曾祖父黃添喜，過於信任朋友，替人在無盡公司（新竹企銀前身）做保，被他的朋友倒了，欠人一展股債無力償還。除夕夜前夕，不堪債主逼門催討懸樑自盡，留下我外曾祖母黃方粉孤苦零丁、四面徒壁，支身一人撫養三男一女。後因生活逼困，苦境難捱，無力為生，只得與乞丐寮兒童同居，子女一個一個讓人認養，骨肉乖離。這個血淋淋的經歷，奶奶再三告誡孩子，嚴禁為任何人背書、做保，免得重蹈覆轍，弄得家破人亡。

奶奶身為長女，最先送給方家收養，么舅被蘆竹里陳家認養，大舅及二舅四處流浪，她們姐弟們曾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淒慘童年；然而她們姐弟情深濃的化不開，父親都能感受得到。每當親戚來到，奶奶與他們無所不談，相互尊重，濃厚親情表現無遺。

這段日子也孕育出奶奶堅忍的個性，她可以忍受任何打擊。默默地承受一切加諸於她的厄運，但她絕不向環境低頭。她生性溫良柔和，做起事情條理井然，跟養父母全家相處融洽，養父方金權經營三家中藥店，生活闊綽有餘，膝下無一男半女，對奶奶寵愛有加，所以奶奶吃過山珍海味，也學會辦桌烹飪的功夫。也因為奶奶樂觀開朗，方家上上下下都跟她相處甚密。直到她年過七十，還常受邀參加方家舅舅們的生日、婚筵等高宴。

原來奶奶已經許配了人，後因與爺爺戀愛，賠上聘金退婚，在中港當時極其震撼。結婚後，家中一切大大小小家務

及生活擔子都落到她的身上，房子打掃得一塵不染。她能煮一手好的料理，所有的食物最先要端給爺爺吃，她認為爺爺是勞苦工作賺錢養家的牛，他吃飽了，才有力量做工。

有時因為賣出去的櫥櫃，被人欠債拖過好幾年也要不回，甚至連買米的錢都沒了，她只得向開雜貨店的二舅公賒些米，賒到不好意思再賒，甚至連二舅婆都看不起父親這些貧窮的親戚。父親記得最清楚，常常鍋中已經沒有稀飯，奶奶忍著自己不吃強說自己吃過，全部留給這群無知的孩子。奶奶生病時，還得打點完所有家事，不肯休息也不肯看醫生，嚴重些才會抓些中藥，可是中藥藥性溫和，也常痛到受不了，只見她躺在床上呻吟，無論孩子怎麼勸，也不肯花錢看醫生。

奶奶一生辛勞，沒享過清福，她全副心思都在爺爺和兒女身上，她為家計愁煩輕聲嘆息，她的時光為孩子耗盡，沒半點埋怨、半點遺憾。

奶奶從不一口兩舌，背後說人壞話。旁人向她打聽什麼，她不願意破壞別人，常會推說：「我不清楚」，或說：「我記得最差了，忘了」。她說：「別人的事，知道愈少愈好，免增煩惱，即使不小心知道，也要把它忘掉」。她不喜歡背地裡說長道短，她要我們透過同情別人，原諒別人，獲得更多友情。

出門外出，半路遇到熟人，她總是親切的打招呼，禮貌備至。所以她在中港公地裏，贏得鄰舍的尊敬。鄰居家有婚喪喜慶，她會自動地去幫忙打點，或者幫忙辦桌，鄰居感謝她的熱心，剩菜常要大包小包地要她帶回家，她和整街的人打成一片，「金田孀」的名號因而打開。為了貼補家計，她必需七早八早忙完早餐，餵完所飼養的小雞，就跟著鄰居去

牽估。有時拉網拉到手腳破皮，全身無力，分些魚兒回家，奶奶每次回憶這些種種，總要強調，她當時壓根兒也不覺得累。爺爺是獨子，早年曾祖父過世，從小獨自一人出外打拼以擔當家中的擔子，孤單地忍受各方的壓力，殷切期盼多子多孫來減輕他的擔子，加上日據時代鼓勵生產，所以奶奶一點也不怕麻煩一口氣生了十來個兒女，她以堅韌和勤勞艱苦的養育，教育孩子，直到兄弟姊妹一個個獨步人生。奶奶似乎不在意，她常常大嘆到：「現今的少年吶！講什麼生子真辛苦，我生十個，也沒有什麼感覺。」奶奶最拿手是煮菜，家中辦個四、五桌，對她而言，是最輕鬆不過，再怎麼窮，也有享受美食的時刻。她會等到快到中午才去市場買比較便宜的菜，經她的巧手烹調，孩子吃的津津有味。逢年過節，她一定替大家打牙祭，或火喉、手工獨特，唇齒留香。不過對於孩子所吃的食物，她要孩子們惜福。不許在碗裡剩一粒飯，沒把飯吃光，會娶到貓某（醜太太），她認為每粒白飯得來不易要珍惜。

奶奶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婦女，不曾受過任何教育，她秉承著一股節儉勤勞、寬恕、忍讓的美德，一生歷盡艱辛而無怨言。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教導，培養孩子自信心、責任感。以愛心耐心引領孩子度過青春反抗期，如果她以她的品德，接受現今的教育，她一定是一位兒童心理專家。

在群星綴月的夜晚，微微的清風輕吻髮梢，在屋子前面的庭院裏，奶奶親口編成動人的「古早、古早」故事，從「桃太郎」說到「虎姑婆」。爺爺也可聊著日軍被盟軍空襲的狀況，星光交織的夏夜，形成醉人的夏夜，孩子們倘佯在無盡的愛中。

一份無法完成的作業

◎BeginAnagram

無法完成……

我得先說，這是一項我無法完成的作業，而我會做個解釋，無論它合不合理，無論分數低或高。家族故事，我不用刻意現在特別問，用100張A4白紙我也寫不完，但我不願意，對我而言，那是我要逃離的。

從小我爸就喜歡一次又一次的講他小時候的事，一遍一遍，講得義憤填膺，彷彿全世界都對不起他，彷彿全世界他最困苦，有彷彿全世界他最奮發向上。然後固定的模式是：開始羞辱我們，開始說你們現在生活多優渥，你們現在…。我後來能夠理解，但不能適懷。小時候爺爺並不公平，我爸是大兒子，所有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擔，其餘的孩子卻是從小的被溺愛。反映在現在很清楚，我爸很有能力，而且本來也就聰明，其他幾個叔叔、阿姨則在爺爺過世後，生活無以依靠，爭家產又爭了好一陣子。

然而他永遠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又永遠無法放開他的家族，他永遠都在收其他人的爛攤子，然後在家裡大聲的向我們控訴，這是他的悲劇，卻也是我們全家的。於是，對於這個家族，我選擇逃開，因為從小我爸跟其他親戚的關係很差（其實大概跟所有人關係都差）。我根本不認識任何一個逢年過節的所謂親戚，而那是一個客家的大家族，我卻從小住在基隆，根本不懂客家話，一年一年的過年我都在躲那

些不認識「親戚」的追問。我不認識他們，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不知道他們怎麼生活的。

然而，我爸，他對於他的家鄉還有羈絆，還有想望。儘管他常說：像這樣的親戚，以後都不要聯絡就好了。然而實際上，他不想，而我想。

所以，我試著逃離，這是理由，這是藉口，這是原因。

艋舺煙雲

◎廖桑

父系：萬華的故事

祖籍福建，早在數代以前便來台灣生根。曾祖父經營木材行，木頭經水運，與淡水河比鄰的萬華，便成了集散的地方。雖然佔了地利，但同業實在太多，家裡經濟狀況不過普普。而今紅磚砌成的四合院已然不在，老家則變成萬華行政中心的所在。

祖父乃家中長子，念的是台北二中（乃是現在的成功高中）。在那個日本統治的時代，殖民主義攜來的種族歧視和奴化思想，都壓迫著台灣當地人民的各項發展，那時，漢人進二中是件不簡單的事。畢業後考上台北州政府公務員，在稅捐處工作了幾年，其後適逢日本政府在台招考翻譯官，祖父一試便過，他沒有想到，這是人生和整個家族的轉捩點。

當時，日本急需通漢語的翻譯人員，祖父徵選上便被送

往海南島當軍官。在那個時候，老師一個月薪水不過六、七十元，而祖父的月薪高達每月三百元，可見待遇之優。祖父頓時成為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並供給家中另外四小的學費，讓弟妹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家勢由此而起。

祖父在海南島十年的期間，認識了祖母，並結為連理。祖母高等科畢業後，便進入日本政府所開設的看護婦（就是護士）訓練班，學成後因海南島缺乏醫護人員，便被派往當地支援。他們在海南島的期間，世界上仍舊大事不斷，最重要的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當時在海南島的人被強制遣送回國，日人回日本，台人回台灣。祖父母返台之際，在海南島等船等了一年，回來的途中，船隻失去動力，在海上漂流了近三個月，漂流的期間有人病死床上，幸而祖父母身體強健，總算平安歸來。

回來後，祖父經由二中同學的介紹，進入台灣工礦當職員，後來陸續升到主任階級；而祖母則進入雙園衛生所工作，一直做到屆齡退休，聽說最後一次值班還是我們全家去陪她的，我那時候還很小，小得失去記憶了，哈哈。

其實，父親並非祖父所親生，而是祖父的四弟的血脈；然而父親的兄弟姊妹中，卻有兩個是姓許，昏頭了吧，其中故事待我緩緩說來。

曾祖父一共五個子女，四個男的，最小的是女兒，也就是我姑婆，由於大哥收入頗豐，於是其後弟妹唸書便不成問題。祖父的四弟排行第四，是家中最小的男生，天資聰穎加上有大哥的經濟作後盾，成為當時少數有機會就讀台北師範的台灣人。畢業後到永和頂溪國小教書，隨即與同事墜入愛河（兩個祖母怎麼辦？這個住永和叫永和阿媽，之前那個住

萬華就叫萬華阿媽囉)。永和阿媽，高等科畢業後到台大農學院上班，後來努力自學考上師範學院。她乃是家中養女，又是唯一的子嗣，許家長輩希望招贅以傳承香火；然而，廖家長輩（我曾祖母）卻不願兒子入贅，家庭風波於焉展開。

在那個年代，給人招（入贅）往往引起人們負面的評價，彷彿入贅就是男方家裡沒用，就是吃軟飯，就是顏面掃地和親族的不堪。但愛都愛上了，又怎能顧慮這麼多呢？但愛情，從來就不只是兩個人的事情。長輩的施壓，造成祖父的四弟的崩潰，他一度想尋死，企圖以生命的喪失來換取兩難的解脫。此時我祖父弗歸國不久，身為兄長，便挺身為弟弟說話，以自己沒有子嗣和弟弟的生命安全為由，最後勸服長輩。於是，祖父的四弟得以與永和阿媽結婚，但條件是，第二個小孩不論男女，必須姓廖，並且過給大哥扶養。那個孩子便是我的父親。順帶一提，後來生了五男一女，其中老大和老三姓許，其餘皆姓廖。

無奈的是，祖父的四弟最後仍是自殺逝世。他後來到銀行上班，迫於上司壓力，遂經手借貸給其親戚週轉，最後還不了錢，於是變成一筆呆帳。祖父的四弟雖將錢償清，但由於責任心重，仍逃避不了自我良心的譴責，便投淡水河自殺，結束其短暫的一生。過世時，我姑姑（家中最小的女兒）才幼稚園大小。

母系：雲林的故事

母方先祖宋朝由河南遷至福建，後久居福建漳州南靖縣，約同治年間來台，在雲林定居。在外高祖父輩時，家裡坐擁數十甲的土地，是當地的大地主，家中更有不少雇有佃農、長工。至外曾祖父時，當時做保正的叔祖（曾祖父之三弟）好賭，為了償清賭債變賣部分土地。話雖如此，家中田產仍舊不少，據母

親說，站在平原上放眼望去，地平線上所有土地皆自家所有，榮景可見一斑。直到國民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外曾祖父將大部分土地拋售，才結束租佃關係。

外曾祖父底下三個兒子，外祖父排行第二，就讀台南師範，畢業後在小學教書。二二八事件爆發，知識份子人人自危，當時斗六地方也時有暴力事件，嘉義車站更傳出有集體槍決。外祖父聞此便毅然決然辭退教職，決定改行種田避難。外祖母楊玉花，斗六家職畢業。當年外祖父駕牛車送柴到外祖母鄰居家，回程時便發現隔壁有位可愛的女子。念念不忘，後來便請人上門提親，結成一段美好姻緣。

其實外祖父的兩個兄弟，也各自有精采的故事。大叔公一生在斗六糖廠奉獻，於今年過世；而二叔公則是二次大戰時，被日軍徵招至新幾內亞作戰，最後竟然能平安回來，可謂奇蹟。然而這些有待繼續挖掘的故事，如今被距離所阻隔，或許放假過年回鄉，有機會可以打聽打聽。

消失中的傳奇

◎廖思涵

族譜

家裡神桌的抽屜裡，放著一本好厚的咖啡色書皮的書，小時候總以為那是一本高深莫測的字典，對它可是敬而遠之。忘了是小學幾年級，社會科作業突然要繳交畫族譜作

業，爸爸才把它拿出來給我看。從此以後，便愛上讀族譜，那裡面包羅萬象：有廖氏起源、大陸來台的第一代祖先、第二代祖先的散居地、還有叔叔伯伯和爸爸小時後的相片和簡介，往往一翻就好幾個小時，樂此不疲。

我的曾祖父及家裡供奉的神

曾祖父的父親，我該稱呼為太祖吧！在有名的八七水災時，逃到山上避難，撿到一尊隨水漂流而來的神像，基於對神明的敬仰，便把神像請回家供奉，到家後，太祖突然在三合院的大廳裡起乩，地方耆老趕來請益，才知道這尊神像是所謂的「蕭府王爺」。從此以後，家裡供奉的神明除了從大陸迎來的「大菜公伯」外，還有「蕭府王爺」，而太祖也成了乩童。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裡，家裡遇到重大事件，包含生病、瘟疫乃至農耕不順，皆經求神問卜，王爺公的靈驗在地方上漸漸傳開來，信眾也越來越多。爸爸還跟我說：曾祖父有時候半夜仍未就寢，一個人坐在大廳裡喃喃自語、打拳或振筆疾書，其實就是王爺公派遣天兵天將來教曾祖父練功和畫符令的。當年小兒麻痺在新店地區流行時，曾祖父便利用藥草搭配符令救了不少人。我小時候罹患肺炎高燒不退，奶奶和爸爸憑記憶到烏來採集曾祖父所傳下來的退燒特效藥，熬湯汁給我喝，立刻有效退燒。

曾祖父因為家族內爭財產之事，遭小人下了茅山道術之青牛陣而生了一場大病，住進耕莘醫院。在醫院裡，曾祖父不斷地走陣法、比手勢，想打退這惡咒卻頻頻失效，最後，就交代身為長孫的大伯父趕快幫他辦理出院，不然他會死在醫院裡。回到家後，曾祖父立刻起乩，結束後，大病也不藥而癒了。

曾祖父生前幫助過許多多新店在地人度過難關，去世後便成仙了，我們稱為「百善公」或「老祖」，算是「王爺公」的屬下吧！

媽祖出巡及蕭府王爺誕辰

小時候，最喜歡農曆三月了。先是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的出巡，再來是三月二十九日王爺公誕辰（事實上並非這一天，而是以我們家開始供奉為基準），家裡會有將近半個月都很熱鬧，有辦桌、布袋戲和歌仔戲表演等。

通常是討海人才拜媽祖的，但因為媽祖很靈驗，所以在農業社會裡，做田人也會透過媽祖出巡祈求五穀豐收。新店地區拜的媽祖源自於湄州媽祖，新店在地人勢力較大的有大坪林（我們家）、新店、林厝（演藝人員石英便是這一家的，今年王爺公誕辰，他還回來還願喔！）、寶島厝和水尾共五個角頭。到了三月二十三日那天，便會把家裡各自供奉的神明請出來一起出巡，出巡時沿途發放的符令，做田人會用剖開的竹子夾住，然後插在田的四周，那代表神兵、神將，會保佑農作物免受蟲害，保佑今年大豐收。根據奶奶和爸爸的說法：這十年來，各角頭老一輩的人相繼去世後，做田人幾乎消失殆盡，一起出巡的神明也一年比一年少，話中的語氣充滿無限感慨。

從前家還是三合院時（我家現在住的公寓，是以前三合院打掉重建的），神轎（已經用了將近一百年，是用桃木綁鐵絲做成的）沒使用時，都架在屋頂上，每年快到媽祖出巡時，子夜時分都會傳來「叩叩」的木槌敲打聲，奶奶嚇壞了，跑去問曾祖母，曾祖母笑笑地說：「不用怕，那是王爺公派神兵來修轎子的。」

一年一度的王爺公誕辰日，重頭戲便是「過火」（從小到大，我幾乎每年都會去，沒辦法去的話，媽媽就會帶衣服去過火，我的北一女制服有一件還不小心燒出一個洞耶！）整個儀式流程大致如下：在前一、兩天，透過乩童問清楚過火的時辰及拜天公的細節，然後是整個家族出動摺金紙（不只是親戚，新店地區的信徒都會來幫忙）。時辰一到，先是家中最長者向天公祭拜、請示，其他晚輩必須用泡過榕樹葉的清水洗手臉再依序捻香祭拜（拜天公很神奇喔！即使正在下大雨也會瞬間停雨，因為王爺公已經向玉皇大帝報備過了，過火一結束，該下的雨便會繼續下）。再來便是鋪兩排長長的金紙（該摺多少金紙、依何方向排列皆先前就請示過了），依方位置入六張符令，再來是點火。大伯父視火焰狀況灑入粗鹽並向神明問清楚神像過火順序（地方上各神明皆會請來一起慶祝，有呂洞賓、觀音菩薩、三太子、媽祖、土地公等），每年固定的順序為第一個是乩童和抬轎人，再來是在地土地公，王爺公「舊」神像、老祖，壓陣的則是王爺公「新」神像，其他在中間的神像就沒有硬性規定順序。神明過火完，緊接著是人，共走三趟，在請示一些事情後，乩童就會退駕。儀式結束後，大家就把拜天公的湯圓分著吃以及聊聊天，然後就各自回家，第二天會辦桌請客外加一些表演活動。

殺豬公

每隔七年新店地區的廖氏宗親就會舉辦一次殺豬公大會，為什麼是七年呢？根據爸爸的說明是這樣的：我們家是從福建安溪（確切祖籍、時間，查族譜就可知道）渡海來台的，來台開墾的第一代祖先原本定居汐止（立委廖學廣算是

我家宗親），第二代的三兄弟分家後，老大仍定居汐止，老二遷居新店，老三則遠遷到台南。爾後，又歷經數次分家，最後底定的共有散居七個地方的大家，一年輪一個地區的廖氏宗親殺豬公祭祖和祭拜從大陸迎來的神明（大菜公伯），其他地區的宗親也會各自派遣代表前往參加，詳細的儀式過程我並非十分清楚，等下次殺豬公時，再仔細弄清楚吧！（大概還要等三、四年）

爐主

每年冬至那天，新店地區的廖氏宗親就會吃所謂的「祖公會」（注意：只有新店地區喔！）。當年度的爐主必須宴請每家的大家長（分家後的男性最長者，我爸也是其中之一喔！），開始吃辦桌前，大家依序上香祭拜，拜的是一個香爐，俗稱「祖公爐」，是第二代祖先分家後，定居新店時就開始祭拜的，再來是未輪過擔任爐主的男性長輩依序擲杯（擲杯有一定的順序，我沒見過，只聽爸爸大概提過），擲到的人就是下一年度的爐主，負責下一年祭拜祖公爐和明年的宴客。輪過的人不可再參加擲杯，直到這位男性長輩過世，再由家中的長子遞補參加擲杯。我爸在我高三那年當爐主耶！也是伯父、叔叔間最早擲到的，我也近距離看「祖公爐」看了一整年。

日本媽顯靈的故事

這是關於外曾祖父的故事，媽媽告訴我的。媽媽是雲林古坑人，為什麼家裡會供奉日本媽（是一種日本神）呢？媽媽並不清楚。

外曾祖父到田裡工作，結束後，在回家的路上，被疾駛而過的牛車撞倒，再重重地碾過，外曾祖父左邊的肋骨斷

了，躺在床上喘息，動彈不得。外曾祖母急得不得了，跪在日本媽的神像前三天三夜，不停地祈禱，到了第三天半夜，外曾祖父突然坐了起來，胸口不再疼痛了，家裡每個人都歡欣鼓舞。問外曾祖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外曾祖父在半夢半醒之間，隱隱約約中看見一位穿著和服的日本婦人緩緩走近，然後用手輕輕地拂過他的胸口，一瞬間胸口不痛了，外曾祖父就清醒並坐了起來。

外曾祖父去世數年後，舅舅們開棺準備撿骨時，驚覺外曾祖父右邊的肋骨散亂不整齊，神奇的是左邊的肋骨依舊整齊齊地排列著，絲毫不損，大家視之為日本媽顯靈的見證。

結語

我的父、母親皆是十分傳統的閩南人，從小我便生活在龐大的閩南家族中，林林總總的祭祖、拜神、婚喪喜慶經歷過好幾次，從小我簡直就是聽奶奶、父親說故事長大的。幾年前，讀了駱以軍的〈月球姓氏〉後（作者以一種奇幻的筆法記錄自己追本溯源的種種經歷），我就一直很期待自己花一點時間把屬於我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寫下來，若沒有花費心力的話，這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故事，勢必隨著捷運的興建、北二高的通車或是高樓大廈的起起落落，而漸漸被人所遺忘，傳奇消失了，而我就像一個生活在遺落歷史世界的人。

深坑的故事

◎高華璘

第一則

我們的祖先是從清朝時就來台灣的，那時候在深坑的地方還是一個大地主，擁有許多塊地，但後來在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後，幾乎所有的地都變成了農民的地，只剩下山上一些地。那時我們祖先住在山上，山下的地都拿去耕種，所以當土地都沒有時，瞬間便沒有了經濟來源，有的只是政府發的一些債卷之類的東西。但當時讀書人少，幾乎沒人看的懂字，所以那些只就被當垃圾燒了，到了我爸爸那一代，已經變的非常窮，當他還小的時候就必須每天花一、二個小時走到山下去上學，那時的路不像現在是柏油路，而是坑坑疤疤的，一到下雨天就很難行走。太陽大時，腳踏在地上時簡直就像在烤箱上，非常不舒服，那時他們唯一的遊戲就是到田裡抓蚯蚓、爬樹、摘水果吃，常常因為家裡沒錢買米只能煮地瓜稀飯，而且是沒幾粒米的那種。後來阿公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便到山下去當學徒，學做銀飾，所以爸爸他們可以說是阿媽帶大的，那時他們一起渡過了最艱難的日子。所以當阿媽去世時，我看見爸爸、大伯、小叔都哭的很傷心，尤其是阿公更是難過，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感覺到阿公很寂寞。

記得有一次清明節時，我跟著大人去掃了好幾十個墓，有些還是只有用石頭堆起來的，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家算是一個蠻有歷史性的一個家族，直到我爸那一代還有在用族譜，

可惜到我們這一帶就沒了，聽說年代太久了，還出現三個不同版本的族譜呢。

第二則

上則說到阿公去外面當學徒，過了幾年後他在後車站租了一塊地，做起了生意，每當我問爸爸那時候的事，他就會說我們現在真的很好命。

那時他們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是在一起的，只有小小的幾坪大，卻要擠6個人，每到夏天就會悶的受不了。那時白天爸爸要在外面送貨，晚上上課，回家時要幫阿公熔明天要賣的銀，常常睡不到幾個小時，有時候還會被幾百度的高溫燙傷，連我聽了都覺得很痛。我曾經在實驗室被水蒸氣給燙傷，結果痛了一整天，皮都掉了一層下來，所以當我聽到這事時，雞皮疙瘩都起來了。爸爸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工作，沒有所謂的星期天。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輛腳踏車，每天騎著它到處送貨，由於每次收的款項都很大，所以他不敢在外面摸魚。如果少錢一定是由他薪水裡扣，他說他的錢就是由那時慢慢的累積起來，假如沒有那時他那麼辛苦的工作就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安逸的生活了。後來阿公他們慢慢賺了錢，就開始想要有自己的店面，正巧那時旁邊正在蓋新大樓，所以就買下了一間店面和一個住處，只是房子還沒蓋好就遇到租屋的房東說他們家要辦喪事希望他們一星期內能搬出去，這對當時的大家來說無疑是個晴天霹靂，爸爸只好去跟建商喬，希望他們能先用出一個地方給他們做生意，就這樣一直到房子蓋好，爸爸每天晚上都被迫睡在店裡，以防小偷光顧。

想到這我真覺得自己很幸運，沒有什麼經濟壓力，只要把書讀好就行了。

第三則

阿媽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我真的很喜歡她、很愛她。她對我們家來說真的很重要，雖然她不會做生意、沒讀過什麼書，但她在我印象中卻非常的深刻。

阿媽在晚年時常常住院，爸爸說那是因為從以前開始的習慣造成的。以前家裡的女性吃飯時等到男生都吃完後才能吃，所以那時阿媽幾乎都是白飯配湯汁在吃，根本沒機會吃到菜，因為以前家裡窮東西都捨不得吃，即使到後來家裡比較有錢後，阿媽還是捨不得吃，就算東西發霉了也照吃不誤。從我有記憶以來，阿媽就是小小的一隻，常常躺在床上，沒什麼走動。

有一次媽媽說，她在生了我之後差點被趕出去，因為那時重男輕女的觀念很重，而阿媽又很注重這事，因為媽媽懷孕時大家都說是個男孩，但生下來卻不是。可想而知，大家會有多麼的失望，加上阿媽本身生了四個男生，所以對這事也特別在意，但我本身是沒這種感覺，因為阿媽對我非常的好，同樣是自己的孫子，哪有不疼的道理。

打到這我有點想哭，看著櫃子裡的俄羅斯娃娃，那是阿公阿媽出國時買給我的，那時候他們一年出國好幾趟，為的就是要彌補以前沒有的日子，看著他們出國時所拍的相片，令我不禁想起了阿媽，想起那段有她在的日子。

太魯閣族最後的獵人

◎正建成

泰雅族分成二個雅族，一個是泰雅族，一個是賽德克雅族。賽德克雅族又分成三個小族：Truku、Tgdaya、Tuda。在前年年底這三個小族，因為長期分居各地，語言與泰雅族有很大的出入，於是成立太魯閣族。而我的家族就是太魯閣族，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霧社事件頭目：莫那·魯道，是我們太魯閣族的祖先。

相傳泰雅族從奇萊山的石頭生出來，身上都有種桀驁不馴的「野性」，只要不是我們同族的，勇士們都會對他們出草。我們也是深信只要做好祖先的話，我們就可以搭上彩虹橋走到祖先身旁。日本人入侵時，因為我們太悍，所以對我們管理特別嚴苛，於是爆發霧社事件與太魯閣事件，而這些事件也讓我們頭疼。也因為我們太悍而且不屈服，差一點造成太魯閣族的滅族，於是為了下一代，大家不得已投降於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對我們的管理卻是這般如此，不讓我們出草，也不讓我們打獵，於是到最後我們這一族染上一件壞習慣——「酗酒」。

我的祖先在日本殖民化政策下，必須要改漢名，也許我的祖先想找比較簡單的字，於是就選了「正」。其他像「江」、「楊」、「胡」都是我們的親戚，也就因為如此，我們原住民都是一家親，大家都是親戚。

在我們習俗當中，男女結婚前，或者買新房子，買新車子，都要舉行Gaya（一種習俗，要殺豬來告訴祖先），求祖

先保佑。然後年輕人不得對年長一輩無禮，我記得一次我對阿公阿媽無禮，就當場被我爸爸拿棍子打。也許很誇張，但是對於一個原住民小孩來講必須要忍受，因為身上有種很「悍」的血液，如果不這樣教，以後就很難教了。我們是父系社會，家裡爸爸最大、最兇，所以以前都不喜歡爸爸，比較喜歡媽媽。我們的習俗中，也不能對別人沒有誠信，能做到這樣才是真正的太魯閣族。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已經不遵守祖訓，但是我認為這是基本的東西，我必須要去維護，必須去推廣。

有時候我會跟我爸爸去天祥再上去，一個叫西寶的地方打獵。我們打獵之前都會用一杯米酒給灑在地上，獻給祖先。有時候過年過節，大家團聚在一起，大家還要一起做竹筒飯跟紅豆糯米，或者煮些山產吃吃。祖先留給我們運動的天性跟唱歌的本能，有時候在祖靈祭的時候，都會播放太魯閣之歌，然後可以看到場下很多人一起開口唱，這是一分感動，有時候還會跳一些戰舞，這也是一分對自己的驕傲。

我是太魯閣族後裔正建成，山地名字Wudau·Idai。我是最後的獵人，雖然我不太會講母語，但是我會遵循祖先說的話，因為我是Truku。

彰化阿公的事

◎陳和昇

這次報告，口述來源是我的阿公，（父系）家族史的時間範圍大約是從祖先到台灣後開始，一直到阿公將家境由貧轉小康。因為阿公從去年暑假起身體不適，走路不太方便，常常只能躺在床上，所以都會有家裡的人在身邊照顧。照顧的時候，最好的就是和阿公聊天。阿公對過去的事記得很清楚，而且講的時候人的精神很好，所以我們常常和阿公聊以前的事（阿公阿媽都只會講台語和一些日語）。這次家族口述史，便是以我和阿公之前聊天時知道的東西為主，而爸爸這一代的著墨較少。

阿公的故事

首先，有關家族的承傳，阿祖的阿公帶著阿祖的爸爸從大陸來到台灣，從此家族世代居住在彰化縣埔鹽鄉的農村。這點是在今年清明掃墓時才確認的，之前問阿公的時候，還一度以為阿祖的爸爸是最早來到台灣的，可能還是個羅漢腳，娶了台灣平埔族。結果是阿祖的阿公帶著阿祖的爸爸來到台灣，後來阿祖的爸爸（太祖）取了埔鹽鄉新水村的施姓人家（太祖母）。阿祖娶了（好像是入贅）同住南港菜堂的祖母。

阿公說：阿祖以替別人牽牛車，運貨維生。常常要運到員林去，當時溪湖還沒有大市集。阿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一雙巧手，手工巧，家中許多的木製家具和玩具都是阿

祖自己做的。阿祖為我們孫子們坐來騎的小木馬，現在還在家裡的院子裡。

阿公生平：日本小學→公所工友→農會事務員→當兵→科長→62年退休，到嘉義磚仔窯去挑磚（家中的阿媽帶著小孩子們，種田、種柑仔、養豬）→回到家裡工作。

阿公的小學成績非常好，幾乎都是班上第一名。日本老師還常常叫阿公到老師家坐，有時幫忙買菜。後來日本戰敗，老師回日本後，還有書信來往，戰後日本的生活很差，阿公還寄了幾次乾糧過去。

小學畢業後，由於阿祖沒有錢供給阿公繼續升學，阿公便透過人家介紹，到公所去當工友，賺錢幫助家計。日據時期，地方行政首長：庄（鄉）、街（鎮）長為官派，手中握有公所及農會的人事權。許多公務員不是透過考試，而是關係取用。

日據時代，豬肉管制，各戶人家所養的豬由政府統一收購→屠宰→按鄉鎮村落的人數分配，要靠「勢力」才買的到，和現在不同，即使有錢也沒得買。這種情形在日據末期，資源補給缺乏時尤其嚴重，幾乎都是吃「勢力」。

日據時期，成年男子20歲徵兵。但在戰敗前，「志願兵」提前徵召，以致阿公在17、8歲時即被徵召。阿公當時是被派到高雄去當海軍，不過戰爭末期，美軍不斷轟炸，所以阿公沒有出海過。大部分的時間是躲在防空壕裡面。戰後，阿公回到農會當事務員，阿公在當兵前就和住在溪湖鎮汫頭的阿媽結婚。

種稻

家裡的田都是阿公買來的，一開始阿祖並沒有自己的田，阿公還沒進農會前，家裡所耕作的田都是租來的。阿公

進了農會，有了穩定的收穫後，先是和朋友合買我們現在住的這塊地，在旁邊搭設簡單的農舍。後來存了一點錢，再陸續買了現在豬舍那附近的地。阿公說當時的農地便宜，現在沒這種價錢了。（可能跟當時政府的農地改革政策有關，例如：耕者有其田……。）

由於阿公在農會裡工作，而且農藥一開始是由農會配售的，所以阿公常常在家裡的田使用最新的農藥。使用的效果很好，可是因為農藥價錢很高，如果天公不作美，也是賺的比沒用農藥多不了幾角錢。

農作的時機沒跟著天公走，一定會很慘。阿公在剛買下豬舍附近的田時，爲了更早收成，過完年，沒過幾天，就提早種下秧苗。比別人勤奮並沒有好的結果，大部分的秧苗因爲天寒都凍死了。這個教訓對阿公日後種田、種柑仔、養豬的影響很大——時機不好就收手。

種柑仔

阿公種的柑仔品質很好，曾和青果合作社簽約，將柑仔外銷到日本去，價錢比自己拿去市場賣好了不少。當時，阿公在農會的工作很忙，柑仔園裡主要是阿媽和小孩在忙碌，有時候有盤商要來買，則由（我的）大姑姑出面處理。爸爸在讀員林高中的時候，每天早上要先用腳踏車把柑仔載到員林市場賣完才去學校上課（從家裡騎腳踏車到員林要半小時以上），常常遲到，上課時精神也不好。後來爸爸沒考上大學，阿公覺得是家裡環境不夠好，沒辦法讓孩子專心唸書的緣故。

養豬

現在住的樓仔厝當年蓋的時候，一開始錢並不够，每做

了一個段落，就得將養好的小豬仔整批賣出，一次可得5萬，才有錢支付工錢。幸好當年豬仔價錢好，不然就沒有現在住的房子了。

一開始豬仔吃的東西都是阿媽帶著孩子們去採來的，豬仔的糞便都要挑去施肥。後來附近的路開得比較大了（產業道路），才裝設大型飼料槽，由大型飼料車開進來補飼料。起初，進飼料到各豬欄的管線常故障，阿公和阿媽還要辛苦的擔飼料到各豬欄去分。後來設備比較好了，阿公阿媽也比較快活。阿公那時養的豬是附近豬市場中有口皆碑的。

阿公在口蹄疫爆發前就收手不養豬了，因為身體已經不堪勞累，而家中可以幫忙的爸爸生意忙不過來，所以就不養了，後來發現當時的決定真是幸運。

白雲千古空悠悠

◎高雄河山村

我這個家族的故事打算從曾祖父說起，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曾祖父從小對讀書有興趣，因此他跟家族裡的小孩子不一樣，能夠識字，但是不幸的是他十九歲的時候不小心受了傷，結果變成了跛腳。從此以後，曾祖父的處境就相當淒慘，因為當時鄉下的工作都是要靠勞力，這麼一來，曾祖父就變成一個好像沒用的人。但是他仍自視甚高，所以就一直娶不到老婆，一直到後來有人介紹，才娶屏東的一個寡婦（我們老家在高雄縣河山村），因為她很漂亮，所以雖然是

寡婦，曾祖父也不介意。

然而，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那就是老家的工作是務農，但是曾祖母是都市人，所以很受不了這種生活。而且因為她長的漂亮，態度舉止又斯文，所以常常被妯娌嫉妒，受到的待遇也不好。一兩年以後，曾祖母就受不了了，她就回到屏東娘家，不再回來。但是，曾祖父覺得他的根是在高雄，所以他不大想住在屏東，因此他就一個人住在河山，不幸的是隔沒幾年就死了，感覺起來當時的死亡率很高。這個時候，曾祖母才剛懷祖父，也就是說，祖父沒見過曾祖父。

祖父生下來以後，曾祖父的爸媽（高曾祖父母）覺得祖父才是他們的血脈，應該由他們扶養，所以就假裝很好意的請曾祖母回河山，說是要看一看小孫子，然後就偷偷把小嬰兒抱去藏起來，最後曾祖母沒辦法，只好放棄祖父，回屏東去了。從此以後，曾祖母再沒有回來，關於她的事情，別人也從不提，結果祖父從小就孤苦伶仃、形同孤兒，沒見過父親母親。在家族裡就很沒地位，也常常被人欺負。照顧祖父的主要是他的祖母，但是等到祖母死了，他就依靠其中一個叔叔生活，雖然小時候祖父都要去種田，或是做家事。但是很奇怪，不知怎地祖父喜歡學寫字，他常常偷偷跑去聽課，老師在廟裡教鄰居小孩寫字，他就偷偷躲在窗外看，在地上拿樹枝學著寫。如此過了六、七年，祖父就學會了寫字，也有辦法讀書，因此祖父的知識還比一般鄉下人高呢！

祖父有半輩子的時間在種田，而另一半的時間是在外面做生意，其中只有三四年是當鄉民代表（因為有人鼓勵他出來選）。從十七八歲的時候開始，就幫家族的人放牛、鋤草、還有收成農作物，年紀大了一點後就開始種田、種果樹。因為收成的農作物要搬去賣，為了方便，祖父還花了不少錢買了一輛腳

踏車，然後綁上大籃子，載到左營的軍官港口去賣。這就是祖父的生意頭腦，因為當時的景氣很不好，一般人民根本沒什麼錢買水果，因此水果賣不了多少錢；但是相對的市區的日本人卻是有錢而沒地方買，所以祖父每次騎腳踏車賣，都是大受歡迎，被搶購一空。這時已經接近二次大戰末期，然而在這2年間，祖父就賺了一筆不小的財富。

後來到大約三十五歲，祖父就開始向外去做事業，這一做就是十幾年。祖父跑了南部好幾個縣，到處去租田地種水果，其中最意氣風發的一次是在屏東的山地大規模的種鳳梨，總共六十幾公頃。聽爸爸說祖父的鳳梨多到滿山遍野都是，整個鳳梨園大的一望無際，還請了二三十個工人，才能勝任繁重的工作。這是我祖父事業的顛峰，而這段時間家裡的田，就都由祖母照顧，祖父不在的十幾年間，老家山上的田地都只靠祖母一個人耕種，每天待在荒涼的山區，有時還有毒蛇野獸出沒。有時工作到天色已晚，不僅如此，收成、販賣，祖母也都靠自己，連爸爸都覺得很了不起。

剛才說到，祖父有一段時間擔任鄉民代表，所以那時，祖父便為村子解決了不少事情。然而因為祖父是個好人，為了解決困難，難免要自己讓步，有時還要自己捐地、自己花錢，蓋學校、蓋廟祖父也很有義氣的捐了幾筆錢。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家裡的錢越花越多，經濟也就越來越不好。到了下一屆要選鄉民代表的時候，爸爸就勸祖父別再選了，因為那實在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經過好一陣子，祖父終於答應了。也於是，爸爸就體認到，有些人搞選舉弄得傾家蕩產，但是有的人卻愈選愈有錢，哦！沒錯，是政治獻金。

祖父後來的時間大部份是和祖母一起在老家附近種田，過著平淡的生活。

祖母的家族離祖父家只有二百公尺，原本經濟也是不錯，但是他們家在祖母9歲的時候蒙上了陰影。因為祖母的爸爸在山上被蜈蚣咬到，腳腫了一大塊，想不到隔了半年就死了。祖母的母親（外曾祖母）卻很不願到外面工作，她自認為體力不堪負荷，只想待在家裡，所以把家裡的果園和田地都交給祖母（大女兒）去照顧和收成。可想而知的是，又矮又小的祖母，就開始做著跟大人一樣，粗重的工作了。不過祖母卻做的很賣力，不只家裡的工作，她還會跑去做別家的工作來賺薪水，如此過了八、九年。接著，上學的機會出現，那就是皇民化教育，剛好跟祖父同班，在那裡祖母算數學的很好，而祖父的成績也不錯，他參加全高雄州的日文演講比賽，還得到很前面的成績呢。

祖母結婚以後，工作還是一如從前，到山裡面去工作，替家裡賺錢，也同時供娘家。爸爸說，祖母不擅長開創，但是很能守得住，所以能維持家計。但是祖父受到貨幣貶值的衝擊，所以他的價值觀產生很大的改變；祖父是很有生意頭腦的人，所以很能開創事業，但是他認為存錢沒有意義，所以他都是賺多少就用多少。祖父出去做事業的十年，就常常都是西裝筆挺，在外面都是搭車、住飯店，每次回來的時候，都只有兩手空空。

但是祖母就很不一樣，每次爸爸早上醒來，祖母便已經出門工作，傍晚爸爸坐在院子裡等祖母回家，每次她都是最後一個，有時候工作到天黑了，才摸著黑回家。因為祖母努力的工作，所以爸爸的家在當時經濟蕭條的社會，還能維持小康。

在爸爸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祖父因為車禍受傷，因此有四、五年的時間就待在家裡。這段時間，祖父祖母便一起工

作，祖父的創意，加上祖母的守成，結果家裡的經濟就愈來愈好，田地一塊一塊的買，財產就愈來愈多，家裡的環境就愈來愈好了。

祖父母現在快八十歲了，但是他們仍然繼續在種田，尤其是祖母，她種田種了將近一輩子，也許種田已經變成祖母無法改變的生活方式了吧。……。

定居台灣的新疆回族人

◎王之雅

我爸媽家族的源頭皆來自新疆的回族，後來都因為從商，才來到河北省落戶。

先從我爸爸那一邊的家族說起，我的曾祖父母，都生在新疆，是新疆的漢人，後來為求生活方面更安穩豐足，舉家遷往河北，在河北生了四個兒子，包括我的爺爺。由於家裡豐衣足食，有的敗家、有的好賭，直到家產散盡，原本一個和樂的大戶人家，就此分崩離析。分家後家人四散各地，沒有音訊，爺爺隻身在外，隸屬國軍的裝甲兵，攜家帶眷隨著國軍在大陸四處奔走，所以我的爸爸、姑姑、叔叔，都出生在大陸不同的地方，直到民國三十八年跟隨政府遷來台灣，才在台灣定居才來，為生活奮力求溫飽。

我的奶奶在我沒生下前就去世了，爺爺則是在我八歲時去世。我想說一下關於我爺爺去世時的情況。印象有些模糊，但我想記下來。我只記得媽帶著我進清真寺時，洗洗

臉、洗洗腳，然後用黑布把自己包起來，只露出眼睛，男生則戴著小白圓帽。我在清真寺裡一個人逛著，媽媽和親戚商量著事宜，爸爸和男生們在另一個房間幫爺爺淨身。清真寺裡什麼像都沒有，可是卻有一種進入阿拉伯異世界的神奇感覺，有很多的木雕、磚花、石膏浮雕、彩繪等藝術手法裝飾的圖案在寺內的牆上，都是看不懂的經文，外面燦燦金黃色的陽光透過拱形的大窗，懶懶地灑進來。阿訇站在大廳中央為爺爺念經，男生在大廳跪著，我和媽媽跪在大廳後方二樓，遠遠聽著阿訇念著可蘭經沈穩平靜的聲音，記憶只是片段段的，其他的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我媽媽那一方的家族是屬於新疆維吾爾族，同樣信奉回教。我的姥爺身材高壯，臉形輪廓極深，擁有維吾爾族的血統。我的太姥爺和太姥姥從好幾代下來，家境一直很富裕，家裡的丫環、家僕眾多，在河北省孟村落戶後沒幾年，太姥爺就去世了。當時家鄉鬧土匪，時局開始混亂，太姥爺被綁架，太姥姥就讓姥爺趕快離開家鄉，到外頭避難，當時民國二十四年，姥爺十六歲。自小姥爺生長於富有大戶人家，是公子哥兒，僅高中畢業，也沒有一技之長，錢用完了，也只好托人回家拿，但由於當時社會動盪，日本侵犯大陸，共產黨聚眾內亂，姥爺只好投靠國軍，參加抗日戰爭，好幾次被日軍抓了，嚴刑拷打審問，日軍拿粗棍重打小腿，硃咚一生跪在地上，站都站不起來。平時被關在直不起腰、伸不直腿的籠子，所幸有同鄉搭救，才逃出來回到部隊。

民國三十七年底，姥爺於上海結婚，緊接著就跟隨國軍來台，沒有攜帶任何財產，先在高雄落腳，民國四十三年搬到圓山的眷村。眷村的生活，大家同樣共患難卻極為悲苦。幾年後，整座村子遷到內湖，我的媽媽、阿姨、舅舅就在那

物資嚴重缺乏的環境下掙扎著長大。

在同時，大陸淪陷，共產黨查出我的姥爺跟隨國軍來台，而且大陸的家產萬貫，大爺即被共產黨送回新疆，有生之年不得出來。至於家產全部充公，當時新疆極為落後，沒有電、沒有水、沒有食物，晚上上廁所要挑著燈，走一里路才到得了，大爺無法在那樣的環境生活，沒有幾年，就窮苦苦死了。而大爺留下的子嗣皆待在河北，沒能再團聚的機會。我姥姥那邊的家族也是富貴人家，因此父親兄弟們都被共產黨批鬥死了，女孩們各自改嫁，家產也同樣充公，在避難時，親人之間從此失去聯繫。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一日，政府宣布開放大陸探親，久別四十多年的家園故里，失散四十多年的親人故舊，早已毀的毀、亡的亡，我記得姥爺只回去家鄉探望過一次，我想，畢竟兒時熟悉的親人已不在世上，剩下一塊塊土地刻畫著顛沛流離、生離死別的故事。回去，也不代表什麼意義了。

馬來西亞的小鎮故事

◎小溪流

雖然不是今天才知道家中長輩的故事，但是現在整理了之後，忽然覺得長輩們小時候的生活很辛苦，忽然驚覺原來他們經歷了這麼多，真的很好奇他們是怎麼熬過那些辛苦的時候的。就好像我爺爺和婆婆，年紀還這麼小就生活在戰爭裡。戰後爺爺還要去當兵，很艱辛的訓練呢！婆婆一個女兒家處於

青春年華的時候，竟然沒的念書，而且還要到膠園裡去割膠，這麼年輕就熬出胃病。還有爸爸幾個兄弟姐妹也是一樣，唸小學的時候就必須工讀了，到磚廠去搬磚，好辛苦喔！媽媽小時候也很辛苦，除了要照顧弟妹之外，還要到菜園去幫忙。雖然成績不錯，卻不能隨自己的意願繼續升上中學。

爺爺婆婆和爸爸媽媽小時後和年輕的時候都經歷了很多，我好像忽然了解到為什麼有時年輕人會覺得長輩很嘮叨。可是，長輩們真是為了我們好啊。因為他們經歷了很多，得到了很多經驗，就好像我婆婆會囑咐我們要按時吃東西。媽媽會希望我們盡力唸書，可是媽媽從來不會命令我們念書，我覺得是因為媽媽信任我們。可能也因為小時候的她沒有足夠的自由。

聽了長輩小時候辛苦的經歷後，我會覺得心酸。看著他們的臉，看到了歲月與辛勞在他們臉上留下了痕跡。我一定要好好念書，做個有用的人，報答他們。

我的家

我的家在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的一個小市鎮。我爺爺、爸爸和伯公（爺爺的哥哥）都是建築工人，我的家就是我爺爺、爸爸和伯公三人合力建蓋的房子。

從我出生以來，我就是住在這間家。在我家旁邊，有一棵紅毛丹樹，另一旁有一個爺爺自己搭起來的鴿子屋，裡面養著很多鴿子。家後面有一個小寮。後院有一小片土地，是爺爺婆婆用來種一些蔬菜的。這一切都是我家的一部份，這一切都是由我家人建造起來的，我覺得這間家充滿了親切感，這個家是我們全家人所經營出來的。

我婆婆說，現在我們住的這一間家大約已住了三十幾年了。那時候，我爺爺和爸爸在這裡建房子時，附近都沒有鄰

居，四周都還是樹林。婆婆講到這裡時，我記起了……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家對面是一個森林，很多樹，有時候家裡還會出現蛇，爸爸會立刻叫我們走開，然後爸爸會將那條蛇捉走。

婆婆說，在我們家搬來這裡之前，我們的家也在這附近，但比較偏僻，房子也簡陋很多。

婆婆說，我們在這裡建房子過後，第一家搬來這一區的就是我們家後面的那一家人。然後越來越多人搬到這裡附近，大約在我十歲那年，發展商家來到這裡建了很多房子。對面的樹林也沒了，已經是一排排的住家了。

我的家並不華麗，它只是一間半磚半木的房子。但是，在我們一家人的心理，它——永遠都是最舒服、最溫馨、最溫暖的地方。

爺爺、婆婆說故事

爺爺和婆婆有時候會說他們小時候或年輕時候的故事給我們聽。馬來西亞曾經被日本統治過。那時候，我爺爺和婆婆都只是大約十歲的小孩，真難想像年紀這麼小的小孩是如何度過這三年零八個月的戰爭生活。

爺爺和婆婆說那時候日本人佔領馬來西亞的時候，人民老百姓都沒有食物吃，能吃的就只有樹皮和木薯。而他們那時候也只吃木薯，爺爺婆婆還說吃太多木薯對健康不好，因為會水腫。可是那時候人們都沒辦法，因為已經沒別的食物可以吃了。

爺爺說那時候他的家是有兩層樓的木屋，那時候日軍攻到時，還有用手榴彈，結果他那時年紀還這麼小，就躲到樓梯底下。

爺爺說他在大約十七歲的時候，曾經當兵。因為當時年輕的男性都必須當兵。爺爺說，那時候，每天凌晨四點他們

就必須起床接受訓練，而且訓練都很辛苦。有一次，爺爺竟然告訴我們他會中國功夫，真是把我們嚇了一大跳，爺爺還耍了幾招給我們見識呢！

婆婆說他小時候就沒的唸書了，而且還要幫忙家裡賺錢。他每天早上凌晨三點多四點就必須出發到橡膠園，因為她必須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去割膠，這樣膠汁才不會凝固了。婆婆還說，每天早上他會帶中餐一起出門，然後工作時就把中餐放在樹下。可是常常可惡的猴子都會把婆婆的中餐給偷走，害得婆婆常常工作的很辛苦，還要餓肚子。所以婆婆有胃痛，他常常都會囑咐我們一定要按時吃東西，不然會有胃痛。

媽媽說故事

媽媽也會告訴我們他小時候的故事。

媽媽說，她小時候的房子是茅草屋，就是周圍是木板蓋的，屋頂是茅草鋪上的，沒有地板，而是泥土。晚上睡覺的時候就睡在蓆子上，媽媽說有時後泥土裡還會鑽出一些昆蟲。很可怕啊！

媽媽小時候家裡很窮，而且家裡是種菜過活的，家裡的小孩都必須到菜園去幫忙。就算上了小學，媽媽還是需要到菜園工作。每天放學回到家，放下書包媽媽就必須到菜園去工作，然後工作到傍晚才能回家，洗完澡吃了晚餐後就已經天黑了。但是學校的作業都還沒做。媽媽說那個時候家裡就只有“火水燈”，燈光不夠明亮，而且會一閃一閃的，對眼睛很不好。但是沒辦法，作業一定要寫，媽媽就每天晚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作業。

媽媽還說，學校經常要檢查學生的指甲乾淨與否。由於媽媽天天都要在菜園裡幫忙，所以指甲裡會有洗不掉的污泥。因此，媽媽常因為指甲不乾淨而被老師處罰。

媽媽還說，由於他家裡走到等小學公車的公車站有一段路，而且鄉下的路都是紅泥路，所以每天早上當媽媽從家裡走到公車站時，原本白色的校鞋都已經髒的不得了了。所以免不了又會被老師懲罰。

媽媽小時候家裡很窮，所以家裡只有兒子才有機會上中學唸書。因此，媽媽唸完小學後就沒得繼續唸中學了。媽媽說他那時候很想要念書，可是家裡真的沒辦法讓他繼續念。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媽媽很希望我們能唸很多的書，有更多的學問。

媽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有一個哥哥。由於古時候，家裡都會有點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必須擔起很多的責任。除了要到菜園幫忙，還要照顧家中幾個弟妹。

媽媽小時候家裡真的很窮，除了不能唸很多書之外，家裡也沒有電視。媽媽說他住的那條村子，有一戶人家家裡有電視，也有車子，是村子裡唯一有車子的家庭。媽媽說有時傍晚的時候，他會和幾個較好的伙伴到那戶人家的門口，隔著鐵門看電視。但是，那間家的主人很驕傲，當他發現有人在門外“偷看電視”時，就會把木門給關上。

爸爸說故事

爸爸也會說小時候的故事給我們聽。

爸爸說他小時候家裡都很窮，所以他還很小的時候就要到外工作賺錢了。他說每天爺爺都只給他一毛錢，所以有時候要餓肚子。爸爸是家裡唯一的兒子，但是我另外三個姑姑，也都要到外打工。

爸爸看到家裡環境那麼糟，所以唸完初中就沒唸書了，到外打工補助家裡的費用。由於二姑姑和小姑姑的成績較

好，因此他們有唸完高中。高中畢業後，兩個姑姑就馬上到外找工作了。由於他們的學歷較高，因此都被聘請當文員的職務。

爺爺是當建築工人的，爸爸十多歲時便跟著爺爺去工作，所以現在是建築工人。爸爸說那時候我們很窮，很多人會看不起我們家，所以在外工作的他們當然也看到了也遇到了社會與人類醜陋的一面。所以爸爸很會講一些人生的道理，他教我們要好好做人，千萬不能有壞心腸。

從緬甸到臺灣

◎陳秀妍

在緬甸這個貧窮落後、共產統治的國家，華人算是比較富裕的。打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們家的幫傭大概有二、三個人，負責煮飯、洗衣、打掃以及所有家事。這可不是簡單的活兒，在緬甸煮飯要自己生火，洗衣要用手洗。

媽媽家是賣茶葉的，店裡有一大堆工人，每次我到店裡去，這些工人都會逗我玩，有一次不小心把我惹哭了，舅媽馬上把那個工人大罵一頓。在臺灣被罵的人，可以把帽子甩在地上，說：我不幹了！然而在緬甸的工人，只有乖乖挨罵的分，一句都不敢回，就怕工作丟了。總之，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身分的差別。

緬甸之所以一直無法進步，都是因為共產政府，貪婪的總統挖盡民脂民膏，翁山蘇姬好幾次帶頭起來反抗。在我很

小的時候，就知道內戰是怎麼一回事了，是學生與政府間的對抗，到晚上九點就要實行宵禁，所有燈都要關掉，這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不方便，在緬甸三天兩頭就大停電，而且家裡也沒有電視。電視在緬甸是個極度的奢侈品。宵禁的時候，媽媽帶著我和妹妹與女傭躲在床後面，連睡都不敢睡，有時候會從樓下傳來槍聲與喧嘩聲，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

爸和鄰居組成民防隊到街上巡邏，怕有人趁火打劫。那時我很害怕爸爸一去不回，特別是聽到「碰！」的槍聲時。那一陣子學生暴動，情勢真的很亂，我們家旁邊是一座天橋，有一天早上起床，從陽台看出去，竟然看到一灘乾掉的血漬，女傭甚至嚇到不敢出去領民生物資。平時出門在街上都很多拿著槍的士兵，媽媽都提醒我不要瞪著他們看，因為如果讓他們不高興，後果會不堪設想的，我們總是低著頭快步走過，能不出門就盡量不要出門。

在我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在睡午覺，夢到爸爸擋著我和媽媽，而抵在他額頭的是一把槍，爸爸央求那個軍人不要下手，我一直哭一直哭，居然哭醒了。醒的時候，我還在哭，爸爸趕緊來安慰我。這個可怕的夢一直在我心裡。

情勢一直這麼亂，這麼緊張，學校也停課很久了，爲了我和妹妹的教育，爸爸決心帶我們一家人移民，我們揮別在緬甸所有的親人，帶著台幣五千元，輾轉經香港到臺灣。

什麼叫白手起家？我很自豪的告訴別人，我爸爸就是白手起家，他雖然現在是位醫師，薪水比一般人高一點，但是他吃的苦一定比任何人多。剛到臺灣根本沒有醫院要用他，所以爸爸就以醫生身分，在工廠裡當了好幾個月的工人，到了冬天窮到連禦寒依物都不夠。好不容易有醫院要用他了，卻在宜蘭羅東，我們母女就待在台北，媽媽去工廠做事，爸

爸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他每次回來，一定陪我睡覺，他說我睡覺的時候，會緊緊抱著他，抓著他的衣服不放，我想是因為怕爸爸又要離開我了吧。

剛到臺灣時，語言雖然對我是個很大的障礙，但是年紀小，很快就學起來了，現在也沒有腔調，反倒是緬甸話，聽還可以，說則不行了。

這是我的成長過程，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段過去。

精通五術的阿公

◎Ya

阿公他年輕時的個性是屬於比較急功好義、又愛幫助別人，因此在同輩裡也建立了絕對的領導者地位。同時，也是個很愛武術的人，某天，在山上碰到了一位大陸籍的唐山師父，那位師父既會武功又會醫術，於是阿公他就想要拜那位唐山師父為師，請他教他武術。但是，那位師父怎樣都不肯答應，理由只因為是阿公太好武了，不過唐山師父卻願意教他醫術和看面像。

後來之後，他就成為了現在所謂的「蒙古大夫」，有時候當別人生病時，他會去幫忙看診並且開草藥給病人，也因為這樣，讓他的人際關係愈拓愈廣，到了幾乎大家都認識他的地步。而那個領導者地位的影響力，到現在都還存在著。每次在鄉鎮長選舉的時候，家中就不時的會出現候選人的蹤

影，只要他們和阿公打好關係，或著是得到了阿公的認同許可的話，阿公就會幫他們拉票，就用他的人脈關係，並且一定會讓他當上鄉鎮長。而且阿公真的很厲害，因為他也真的讓一位鄉長成功的連任了。其實我們自己家族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阿公的話他可能連當選的機會都沒有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奇妙的事情是：在我們山上的家再更上去一點，很早以前有一個廟在那裡，以前好像是在供奉忠義公的。後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大家就說要把那個廟給移掉，就在一切都快要成定局的時候，某天晚上，阿公就作夢夢到忠義公來跟他說：『要把我的住所遷掉可以，但是你們必須還我一個地方，再幫我建立一座廟。』（原文記不太清楚了，意思大概就是這樣。）之後，阿公就大力的促成這件事情，並且在山上找個適合地方要建廟還給忠義公。除了這個之外，像我們以前都會有廟會，廟會也都會有豬公比賽，如果有任何神明來了，阿公他都會知道，但是他也都不能告訴別人。另外就是聽別的長輩說，阿公他還可以跟神明講話，就好像類似乩童一樣。

心得：我只能說我阿公太厲害了，聽完之後就不得不佩服他。一個人竟然可以活躍到這種地步，真的是令我很難以想像。更何況雖然他只是一個平民老百姓，可是那個區域的政治卻也要有他的幫忙才行，這樣子就像是他是後面的秘密主宰者，操控著一切，真是太強了啦。

我的爺爺是中醫

◎賴冠文

很多人都有一種經驗，我爺爺也不例外。爺爺以前跟我說他之前去上學，便當打開裡面只有一顆梅子和一些飯，就像電視上面演的一樣。我真的無法想像，過著優渥生活的我，根本不可能有辦法經歷這種波折啊。

爺爺說之前白色恐怖的時代，常常有一些風吹草動，村子就會有一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他說有一次一些警察到村子裡，問了村中的一位農夫我祖公在哪？那位農夫看那是警察，就覺得不對勁，就說村子裡沒有這個人啊！

幸好那村子是只有幾個人住的地方，後來那位農夫來告訴我的祖公，我的祖公真是嚇到了……。

我爺爺還說那時候日據時代，我祖父存了一些錢，非常努力的想要存一筆錢，結果日據時代結束，國軍來台，那些日幣貶值貶到那些鈔票一點價值都沒有。然後就對小孩說：這些拿去玩吧！不知道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有多心痛阿！

我想在日據時代，那時候的人，生活能求溫飽有多不容易，反觀現在的我，只要東西不新鮮拉肚子就抱怨，一點都不能過刻苦的生活，實在汗顏阿！

我爺爺是一位中醫師，但他不是讀書然後當中醫師的。

我爺爺說，他小時候在村子裡玩，然後有一個人說要傳授中醫術給他。他是被指定的。我聽了就覺得很神奇，這種故事我實在很少聽到。

由於那位中醫師是一位非常有名氣的中醫師，我爺爺也是萬中選一的弟子。這故事真的非常精采啊！

我想這位中醫師可能是閱人無數的一個人。他認定我爺爺有能力並且未來有可能要當他的弟子，幫助他繼續懸壺濟世，所以選擇了我爺爺。

我爺爺之前也是過著非常辛苦的生活，他從雲林縣斗南鎮（我的故鄉）騎腳踏車到嘉義市替病人看病。這段路我真的不敢想像，因為我騎機車就要騎三十到四十分鐘了耶……少說也有大約二十公里吧！

這個暑假我爺爺他去山上治跌打損傷的藥膏時，因為器具老舊，不小心受傷了，我剛好沒事，回去陪他時，他才對我說了這一些故事。想想我桌上，還有他調配給我的中藥粉，讓我比較有精神唸書。

前幾天不幸打球扭傷了腳，他託我姑姑帶來台北給我，現在我有點想在我空閒的拜託他教我一些中醫看病的原理。可惜暑假不知道會不會要暑修啊！哈！哈……。

潛藏深處的曾經

◎天地

來不及訪問父親那邊的故事，不過，誠如老師所說，這只是個開始，讓我們知道原來近在身邊的長輩們有這麼多的故事，而且這麼精彩。我們不問，他們自己也沒想過要提

起，就這樣，除非長輩們有寫日記的習慣，要不，這些精彩的故事也就這麼隨著生命的結束而逝。

家中的長輩們滿有趣的，關於自己的部分反而都簡略帶過，所以，除了當面詢問外，還要打電話給別的親戚旁敲側擊，才能大致上弄出個較為完整的雛型來。感謝外婆、阿姨跟老媽的熱情幫助，其實在談外公那一段時，我心裡有點害怕，雖然這三個女人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如此可愛開朗，仍有些不忍心，要他們回首那段過往。

經過一番整理，呼…母親那邊且讓我從阿祖說起 …

男阿祖是眼科醫生，一開始因其日本教授引薦，從高雄至廈門開業。那時，我外公還在念小二。廬溝橋事變之前，曾全家回台奔喪，後來事變爆發後便回不去了，所有的家財、家產、還有那間診所全都付之東流。直至近年，兩岸交通管制稍稍鬆懈，有些親戚回去尋根，所有東西早都如夢一場，無跡可尋。既來之，則安之，男阿祖又再次因日本教授的介紹在台東行醫，外公那時已經在廈門念到國二了，但是，在廈門念的是中文，回來台灣，當時日治時期的台灣，念的都是日文，所以外公得從小二再次念起。或許是因為年紀較大，也可能是因為較別人認真吧，外公只花了兩年時間，就從小學畢業了。

當年，外公常被別人當成外省人。有趣的是，在台灣光復後，外公還多了個兼差，就是教當地人說國語……(外婆說到這兒一直笑…)。外公的成績一直都很優秀(我想我阿祖應該很嚴格吧 … 這是從母親說小時候很怕去阿祖家推測的)，本來大學時也是要念醫科的。當初，全台醫師公會會決定要在”嘉義”開辦一所醫學院，採獨立招生制，每個縣市僅有一名保送名額，外公便是當時台東縣的幸運兒，可

惜後來因為種種政治因素，這所醫學院宣告流產，要不然現在嘉義就有醫學院了耶>” <。

外公大學畢業後在台東糖廠當會計課長，這是外公的本業，為什麼說是本業呢？哈，因為外公的副業太有趣了，外婆說：「你外公什麼都做啦！」我說，舉例舉例，外婆說：「最好玩的應該是養雞啦，阿你外公最有名的就是養蘭花啦。」養雞那個部分，我長這麼大第一次知道。聽說外公當初養雞也養出了一番事業，甚至還自創了一份”盧氏菜單”，不少人還遠從外地來向外公取經咧。外婆說：「阿就跟小洛在 UCSD 養果蠅一樣啦！」小洛是我表哥，當初他在 UCSD 的生化實驗室養果蠅，養到名大學輪流邀請他去演講，美國當時在解果蠅的基因圖譜，大部分的樣本也都取自表哥的實驗室。不過，後來一場雞瘟橫掃全台，外公的養雞場也難逃此劫，自那之後外公就收起了這份副業。

外公最有名的副業是養蘭。台灣第一個從事蘭花培育、品種改良而且還小有名氣的，恐怕就是外公了。母親說她小時候很多名人常來訪，于右任曾題數幅字畫送給外公，楊傳廣、紀政也都曾駐足觀賞。現在在淡水有一片玫瑰天堂，那個園主便是當初跟外公一起切磋園藝的”花友”（阿姨說了名字但是我記不起來）。說到外公養蘭的事，母親就不免被大家推出來嘲笑一番。母親小時候很皮(完全相信，現在都四十幾歲的人了還像個小孩一樣，小時候定是更加出神入化)，常把外公精心栽培的花一朵一朵的摘下來^^”。不過，母親說：「我皮是皮啦，可是我小時候也會幫你外公換洋菜糕，換試管液耶！」

外公在母親國一時檢查出血癌，一方面進行治療，一方面安排後事。在那個年代血癌是絕症，即便是今天，治癒的

可能性還是相當渺茫。母親國二那年從台東東海國中轉至高雄的鹽城國中，外公則進高醫進行長期治療。當時，台灣針對血癌患者剛開發出一種新藥，外公不但答應做新藥測試，還自己動手做記錄，畫表格。外公自己設計的圖表，還有每天身體狀況的紀錄，到現在都還被保留在高醫當教材。

外公去世後，外婆一個人四處奔波籌錢，大母親九歲的阿姨也跟著擔起家中的家計問題。當時，大母親五歲的舅舅還在念中國醫學系，母親後來考上輔大，兩筆龐大的私立學校學費便這樣硬生生的壓在外婆身上，但是外婆從不抱怨什麼，也不會讓小孩擔心過學費的問題，外婆幫別人抄字，當中日翻譯，也冒過險把一些小錢拿去標會，直到舅舅畢業當上醫師，家裡的經濟狀況才穩定下來。

說到這，好像也接近尾聲了，我指著牆上的一幅字畫問：「那是外公寫的嘛？」媽說：「那是阿祖寫的，你阿祖的字很漂亮，遺傳給你阿公。你阿公不僅字漂亮，圖也畫得好，記得我小學的時候，每次拿到新課本就會趕快用白紙把它們包好，等著你阿公回來幫我寫上國文課本，數學課本，還幫我寫上名字，然後在旁邊畫一些小插圖。外婆也說：「不只你外公啦，你那個台東的姑婆也有遺傳到，她的水墨花鳥畫是全台有名的耶！阿你舅舅也是，在醫學系的時候，那個大體實驗的筆記，畫得跟真的一樣。到你們孫子輩，你跟又又（我小表哥）也都有遺傳到，小洛就差一點了，人都這麼大了畫圖還像幼稚園小朋友，明年進醫學系，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咧！」廢了這麼久的畫筆，是不是該重拾了呢？望著那幅「桃紅又見一年春」的字畫，我不禁呆呆的出了神，遺傳，真是個玄之又玄的東西。

番外篇

說了外公，總不能不說外婆。不過，因為當天外婆在場，有些事大家反而說得欲言又止，不那麼詳盡，在此便約略提過。

外婆的娘家原在台南縣學甲，後來才到台東做生意——開製冰廠。當時台灣社會中，製冰廠是大戶人家才吃得起的生意(大家說到這兒就不說了……)。外婆本該有十一個兄弟姐妹的，不過，因當時衛生和醫術不佳，死了大半。

外婆她們家當時在台東確實是大戶人家，那種繁華直到母親出生才逐漸收斂下來，通俗點講就是沒落吧！母親每次都會開玩笑的說：「我真歹命，都沒跟到那段風光歲月。」阿姨小時候跟阿媽回娘家，出去抓知了，一般鄉村小孩都是用未乾的柏油去黏，阿姨她們是拿麥芽糖去黏的(天啊，麥芽糖耶……我忍不住喊：「浪費！」)。除此之外，每個月至少在家裡擺三到四次的流水席(在家裡能擺流水席？你就知道那庭院有多大了吧！^^”)。母親曾經從地下室搬了三、四大箱的衣服上樓修補整理，我望著那些水墨畫的裙子發愣，母親笑著說：「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你阿姨的，妳看這些水墨畫的裙子，都是手繪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喔！」據說，阿姨小時候每次回女阿祖家就會被抓去量身訂作手工服，這些都是當時累積下來的，因為阿姨沒有女兒，就把這一大批寶物傳給了媽媽。

外婆的大弟弟曾任台東市長，被當地譽為最清廉的市長，從沒拿過紅包也沒聽過賄賂，任期結束後仍是兩袖清風，家徒四壁，還記得舅公談即政治時說：「我實在不明白耶，當官的，怎麼會賺錢呀？」去年新年的時候，我再次看到他，神采如昔，總覺得舅公年輕時，一定是個翩翩美少年不知迷死多少

無知少女。去年七、八月的時候，舅公離開我們，也離開了糾纏他九年的直腸癌。他堅持不接受化療，猶記聚會當日，他說：「我憑我的意志，到底能撐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珍惜每天我活著的時光，哪一天，上天要我回去，我不會掙扎的。」九年，這算是奇蹟？還是一種磨難呢？

外婆的二弟是現任台北法院的大法官，不過，對我來說，他的職稱不是重點，重點是他愛玩又愛吃，我上台北念書後，他常帶我跟姐姐去玩，也常常帶我們去吃好吃的，媽每次都說：「吼，你們兩個小鬼頭不要一天到晚纏你們舅公啦！人家也是有事情要忙的耶！阿每次都是你們舅公請你們，不要老是欠人家人情啦！」我心裡不禁嘀咕，要不然要我們請舅公喔，根本不可能呀^^"，再說，是誰纏誰呀？是舅公約我們出去玩的耶，又不是我們要求的，雖然說，只要能玩，我們家兩個小鬼是絕對不會拒絕的。小舅公的個性很妙，有酒今朝醉，只要大家都開心，我出錢請客又有什麼關係？

外婆是從小就愛念書的女生，那個年代，女生是不太能受教育的，或該說是也不怎麼需要接受教育的，尤其是那樣的大戶人家。但外婆卻憑著自己的興趣一路念到台東女子高級中學，最後在台東市政府做文書處理方面的工作。外婆向學的心至今不變，中、日、台語外婆本來就會了，後來她更自學英文，學電腦，然後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自己做著飛機到處飛來飛去，看得她的幾個小孩心驚膽顫。

自我進醫學系後，外婆曾說：「我們家族從我們這代到你們那代，僅三代就出了二十一個醫生。」然後外婆微微笑。我知道這笑容背後有多少期許，我珍惜，也願全力以赴，卻不免害怕自己擔不起這份殷切的期望。

讀男校畢業的奶奶

◎耿詩琪

每個家族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故事，也許我們的故事只是小小的一環，但是也是延續下去不可或缺的因素，我的故事才正要開始起步，甚至沒有什麼大風大浪的情節起伏，但我爺爺奶奶的豐功偉業可就不是三兩天說得完！說說我奶奶如同小說情節一般不可思議的人生吧！

奶奶出生大陸河南省種茶的富貴人家，據說還是地方望族，擁有一座山頭。奶奶告訴我，她到台灣之前從沒自己倒過茶、穿過衣服，小時候有丫環在身邊伺候著。奶奶從小腸胃就不好，又會氣喘，身子骨很單薄，體弱多病，但奶奶卻是個很有企圖心的人，在他們那個時代，女生要讀書是件很難的事，不過也還好因為奶奶家有錢，所以她在求學的途中，並沒有遇到困難或家人的阻撓。就像書上所說的，每天去私塾唸書、寫書法和背些四書五經的，也許是奶奶越學越有興趣吧，最後還去男校唸書。當初奶奶要進男校的時候，聽說遭到大家的反對及批評，看來奶奶真的很喜歡讀書，不顧大家的反對，義無反顧的剪了頭髮進了男校就讀。我在奶奶書桌上發現兩張照片，一張是奶奶短髮騎在馬背上的英姿，一張則是奶奶男校畢業的照片。我也是看到照片後，才向爸爸打聽奶奶年輕時候的故事，沒想到居然可以知道這麼多精采傳奇的故事。

也許為時已晚，現在的我已經無法再向奶奶打聽她是如何認識我爺爺的，我想那想必也是一段精采的故事吧！一個茶莊的富家千金是如何認識父親只是個賣藥郎中的爺爺，更何況爺爺又是唸警校，我只知道爺爺奶奶是自由戀愛結婚的，並非傳統的媒妁之言，我想我奶奶真的是那個時代的新女性，奶奶做了好多突破傳統的驚人之舉。

不久，大陸被共產黨攻陷，爺爺隨著國父一起撤退到台灣，奶奶當時拿了些銀票和簡單的行李，毅然決然的跟著爺爺到了她完全陌生的地方。當時奶奶的兩個丫環依然跟隨著奶奶，想伴著奶奶一起到台灣，奶奶拒絕了，奶奶要他們趕快回家找家人，要動亂了，陪陪家人吧。

一個從未做過家事的女性，要如何在台灣生活過來？到台灣後，奶奶在小學當老師，除了白天要對付難纏的小學生，晚上還要燒柴煮飯洗衣，爲了柴米油鹽而忙碌，這箇中的辛苦我想應該是我們無法體會的。台灣的天氣也讓身體差的奶奶吃了很多苦頭。

最後聽奶奶說老家的那一座山頭，被一個舅舅輩的人給搶佔了，那時慌亂之中，奶奶只帶了銀票，在當時是很吃虧的，因爲通貨膨脹的關係，那時候的錢很小，所以其實剛到台灣的時候，爺爺和奶奶的生活過得很苦，他們兩人一手從無到有的，把一個家園給搭建起來，真的很不容易，我奶奶真是個堅毅的女性。

經歷日據時代的外公

◎張琬琳

在國小的社會課本或是在國中的歷史課本，常常會出現「族譜」這兩個字，可我到目前為止卻從來沒有看過屬於自己家族的族譜，自然而然對家族的「感覺」沒有這樣深刻。這次藉由訪問外公的機會，讓我真正見到自己家族的族譜。那樣的感覺是相當奇特的，從來只被外公外婆口述的家族歷史，就這樣文字化的展露在我眼前，一直認為「歷史」是逝去的人的專有名詞，但家族的歷史與自己的距離卻又是那樣接近，彷彿自己也這樣傳承著陳家的歷史，帶著它，繼續拓展陳家的路一般。

當外公知道我要訪問他的時候，就立刻拿出了族譜來，那是一本厚厚的紅皮書，從外表就可以知道這本族譜的歷史有多麼久遠，封面沾了一些灰塵，紙張周邊泛黃，字體是還能夠分辨清楚。當我看著這厚厚的族譜不知如何找到外公或是曾祖父的蹤跡時，外公早已在書中做了記號，一翻就找到了外公和曾祖父的小傳記。曾祖父早在我出生的時候就已往生，我對他的記憶是完全空白，往往只能從媽媽的口中明白曾祖父是怎樣的人，儘管媽媽的記憶也是停留在曾祖父中風後的最後那段日子。從族譜中得知，原來曾祖父是在日據時代的警察，那時候警察的地位相當高，薪資也不低，因此外公幼年的生活算是衣食無虞，不過曾祖父育有三男五女，因此也稱不上是富裕，八個小孩加上父母仍是得過著節儉的生活。外公小時候是住在三合院的，外公從小就接受了良好教

育，國小六年是順利唸完，外公的程度在當時算是相當不錯。聽外公說有些小孩當時唸完了國小六年還是不識字，連報紙都看不懂，原因是當時台灣人較為窮苦，一旦放學後就得牽牛去吃草，讀書的時間自然受到壓縮，這樣的情景在現在的台灣應該是極為少見吧！

外公之後便進入初級商業學校就讀，學業上大抵順利，外公在當時就已經對法律以及經濟頗有興趣，畢業後也順利的進入法院工作。但外公仍是想要到國外見識見識，便準備高中普考，也很順利的通過普考及學力測驗，到日本的中央大學攻讀經濟系。到日本就讀的四年間，外公雖然拿到曾祖父補給的三百元台幣（換算成現值是三十萬元），但仍是需要半工半讀，吃住都必需靠自己。外公也在當地找到一份會計事務所的工作，在該處累積實際經驗。當時日本仍是在戰亂期間，外公說就算當時已經有固定收入，但生活仍然是很不安定，晚上隨時要注意有沒有美軍空機飛來轟炸。外公對一次的轟炸印象深刻，那時聽見轟炸聲，外公為了保命拼命逃離自己住的公寓，當時沿著馬路逃跑的外公只能匍匐在馬路兩側的蕃薯田，以免被美軍發現蹤跡。外婆說當時轟炸機都飛的離地面很近，就是為了一一檢視是否有漏掉敵軍，距離接近到駕駛員都看的到，這樣的生活真的很難想像。外公跑啊跑，跑離了鄉鎮，跑到一座名叫千石池的池子旁避難，當時轟炸的場景到現在仍是印象深刻，一片焰紅的火海壟罩著原來寂靜的夜晚，恰巧最近看到了螢火蟲之墓的影集，也是有拍出這樣的場景，我想直接看到轟炸場景的外公衝擊一定相當大的吧。

當時也是有兵役的，而且是強制募兵，外公是因為身體虛弱所以才到日本長野接受療養，沒想到過一陣子卻接到通知必

須入伍，外公心想狀況不對，便馬上打電報回到老家，結果發現家裡根本沒有接到外公必須入伍的通知，事實證明當時日本亟需用兵，連這樣欺騙的手法也使出來。當時入伍的台灣人也是被送去當作炮灰，並沒有受過完整的軍事訓練，只是被抓去做粗工，充軍隊人數。外公說他在初級商業學校的三位同學，後來都被強迫入伍，不到一年，一個在台南被美軍炸死，一個當兵一個做了船員仍都是死於戰爭之中。

外公在日本就讀大學期間，台灣也光復了，因此外公便返回台灣重新考了一次學力測驗，順利考上了台灣帝大，也就是現今的台灣大學經濟系。外公真的很幸運，聽說在搭載他回來的那艘船，外公一下船之後那艘船馬上就被水雷給擊沉了，因為當時美軍仍是擔心那艘船上還有遺留下的日本兵，便攻擊以絕後患。台灣光復的那一天，外公外婆都有去基隆迎接國軍，但外表骯髒，帶著破銅爛鐵、態度差勁的國軍卻讓臺灣人失望，聽外公說當時對岸也擔心日本會在台反攻，可能還預留一些日本兵要再度掀起戰爭，所以才派遣這些老兵以不至於損耗太多戰力。接著外省人的統治，不管是語言，制度等等都慢慢改變，而且社會狀況也不及從前受日本統治時代的穩定，外公說當時爲了要學國語可是學的一個頭兩個大，都是先想好日文，翻成台語，再用台語的思維方式轉換成國語。外婆當時是小學教師，當天才學的注音符號隔天就必須給學生，由此也可見當時的教育制度相當混亂。而當時物價波動相當大，貨幣制度也決定要改革，四萬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大家都是揹著一麻袋一麻袋的錢去換新台幣的。大學畢業前一年外公和外婆結了婚，後來也順利進入公家機關工作，台灣的經濟也漸入佳境，外公一路穩穩的做好份內的工作，撫養六個小孩長大，到了現在才能夠享受老年的生活，含飴弄孫。

在訪問的最後，我問了外公的座右銘是什麼。外公想了一下，他其實想說的日文，因為當時在他商職的時候大家說的講的寫的都是日文，一瞬間要他將有詩意的日文翻做中文有些困難。在大家集思廣益之下（外婆都是和外公說台語或是日文的，他們用日文溝通了一陣子才想到），原來外公要說的是「勇往直前」，不管碰到什麼都不要害怕。我覺得這觀念的確是在外公那一代的特點，因為當時經濟困窘，什麼事都得靠自己，如果不靠自己的力量來養活自己，那也只有餓死這一途了。

後記

在這裡不得不讚嘆外公的記憶力，不管是族譜還是外公國中的畢業紀念冊他都記得放在哪兒。外公說他雖然體育不好，可是頭腦的邏輯和排序卻優於他人，記東西也比別人記的清楚，記的細心，我也要效法外公才是！

從前在課本上讀到的歷史，聽到外公這樣娓娓道來，彷彿就在我眼前演出了一齣戲一樣，感受真的是相當奇妙。每個人就像是連接著過去和未來，為了傳承這一切才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外公現在也年近八十了，聽他講著過去就像看著一本書，而我現在才不到二十歲。我會想，我是不是也能夠告訴別人自己的故事呢？我有那麼多的過去可以講嗎？思及此，我便開始回憶起小時候到現在發生的種種，其實能夠說的也不少呢！也許我的過去並不像外公一樣具有相當的深度，但每一個回憶對我來說都是相當珍貴的，我想外公這次說不定也有這樣的感覺吧！

其實我很喜歡看每個人回憶的樣子，人回憶時的表情有苦有樂，有悲有喜，但因為是自己的回憶，找回記憶就像是填滿了自己一樣。為了不要讓自己拋棄回憶，所以要適時的

整理自己的思緒，將該紀錄的東西記錄下來，也算是爲了將來的自己做個準備吧！因爲某個契機將整個回憶的珠子給串起來，也才有現在的自己，所以現在就準備來整理自己的過去囉！

外婆與奶奶的故事

許立芸

外婆二三事

外婆與外公是在大陸淪陷後逃到台灣來，才經長輩介紹而認識結婚的。結婚前的外婆是福州林森的大戶人家的么女，小時後的生活可說是衣食無缺，要什麼有什麼，而且家裡有很多傭人，從來都不用擔心生活的問題。聽媽媽說到這些我從來不知道的事，我心中突然恍然大悟爲什麼阿嬤的教養這麼好且人又很溫柔了，那是因爲從前大戶人家的女兒自小家教就很好。難怪，我很少看阿嬤發脾氣。

不久，大陸風雲變色，來到台灣跟外公結婚後的外婆，已經不再是一個凡事都有人打點地好好的大小姐了，凡事都得靠自己。媽媽說因爲外婆結婚後住的是眷村，不會的事還有鄰居可以相照應，很多事情外婆都是跟鄰居的婆婆媽媽們學習，媽媽說那時候外婆很努力學習烹飪，常常眷村裡哪一家煮好就去哪一家串一串門，我的舅舅們小時候還常常帶著一個「空便當」，看哪一家煮好就去哪一家吃吃看。外婆也

越做越有心得，漸漸對烹飪很在行。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外婆手藝非常好的原因了，我最喜歡的外婆拿手菜有：紅糟雞，這是一種用傳統福州老酒的酒糟——俗稱紅糟——做的一道雞湯。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很不敢吃這種閃著怪異紅色的湯，後來才慢慢知道外婆煮的這種紅糟雞湯對女孩子很好，主要是紅糟對月經不順的時候挺有幫助的，到現在每個月的非常時期外婆都會特地為我做紅糟雞湯，我喝著熱熱的雞湯，內心充滿著說不出的感動。

媽媽說外婆還會自己釀酒、自己做年糕。我回憶以前過年回外婆家時，我很喜歡吃外婆做的紅豆年糕，那時候還以為是超市賣的，媽媽說是外婆自己做的時候我還有點不相信呢！食用時外皮裹粉酥煎成金黃色，一口咬下外酥內Q，真的非常好吃！外婆的福州家鄉菜做的毫不馬虎，舉凡福州魚丸湯、燕皮餛飩、海鮮、紅糟類的菜、砂鍋魚頭……等等，好菜一道接一道，數也數不完！好久以前有一位來訪的親友還贈送外公外婆一幅墨寶，上面寫著外婆蕙質蘭心、巧手烹飪、遠近馳名，而我每次到外婆家，媽媽都覺得我好像幾個月沒吃飯了！

說到外婆與我，我以前很愛跟她撒嬌，但是人長大了，漸漸學會情感內斂，跟她少了從前親密的互動，但我內心對家人的愛是不會減少的，反而會越來越深。最近有一次媽媽休假，提議我們倆跟外婆一起喝個下午茶，但是那天我突然有事，只好臨時打電話告訴媽媽我不去了，沒想到回家以後聽媽媽說，阿嬤為的要見我，還一早起來就去美容院洗頭髮、吹頭髮，還穿了新鞋子出門呢！我一聽到這些事，當場感覺內心有東西在翻騰，卻沒有話可以說！甚至覺得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不過現在想想，我覺得我的阿嬤好可愛，我會把這件事牢牢記著。

奶奶二三事

我從小就是由奶奶照顧，因為爸媽都在上班，奶奶也講了很多故事。奶奶常常說故事，快樂的事常說，生氣的事也常搬出來講，所以爺爺在奶奶嘀咕個不停時，形容家裡好像烏煙瘴氣。

不過，奶奶最常講的還是家人之間的故事。奶奶年輕時在嘉義朴子，是出了名的乖乖女，因為是長女，所以從小就自我規律，而且還要幫經營百貨店的父母親照顧眾多年幼弟妹，對於家事，練就一身好身手！現在她常常在我做家事的時候在一旁說這個不對、那裡不可以，最後還不忘補上一句：「我是教你真正的，懂嗎？凡事都要有規矩的！」可見她成長的過程中磨練了多少本領。

奶奶有三個孩子，我的爸爸是老大，我還有兩個姑姑。奶奶最喜歡與我分享小姑姑的榮耀，我的小姑姑很優秀，以前全家從嘉義搬到台北市時，小姑姑就考上北一女，後來努力又進了台大公衛系，爺爺奶奶一直都很驕傲，爺爺的驕傲是內斂的，奶奶的驕傲則是欣喜若狂地寫滿在臉上，最讓奶奶一生難以忘懷的回憶，是在我很小的時候，小姑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分子生物學的博士，因為不想造成家裡經濟太大的負擔，用功的她常常拿到獎學金，也因此畢業典禮的時候，小姑姑是唯一一位模範生，特別飛到美國去的奶奶，聽到姑姑名字被念到時，接受眾人如雷的掌聲、喝采，這等無上的光榮，猶如昨日事，奶奶每次跟我講的時候，都眉飛色舞，參雜啊、呼、哇的驚嘆詞，我想，她內心一定又回到了那個時刻。雖然我聽過不下上百次，但他每次跟我聊到的時候還是一樣的激情，我知道這是只有真正美好的回憶

才能激盪得出如此美麗的漣漪，我很享受聽奶奶訴說這些往事的感觉。

奶奶的手藝也很好，吃過她的紅燒獅子頭的人都說讚，我更是愛吃這道菜。不過，奶奶做菜很特別，不是說菜餚特別，而是我觀察發現奶奶常說：「這個爺爺不吃，不要買。」很多菜都是為爺爺做的，跟她聊天的時候她也常提到爺爺愛吃這個、不喜歡吃那一個。我的爺爺有點大男人主義，不過他們兩人結褵這麼久了，雖有小吵，卻還是互相關心對方，這點從奶奶做菜的習慣就看得出來。

我還問他們怎麼認識的，奶奶以前不是很搶手、很多人在追嗎？（奶奶是嘉義人，年輕時在朴子是個漂亮女子，加上她又很乖，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很多人追求！）結果她說她也忘了，反正最後就挑到爺爺跟他結婚啦！

爺爺奶奶之間的情緣真的很有趣，大陸變色後，爺爺是隻身到台灣的，兩人的教育程度相差頗多，爺爺是當過校長、大學教授，而奶奶因為家中經濟還算可以，所以受過正規的日本教育，但正規的中文教育只上到初中階段。爺爺認識奶奶的過程大家都不知道，至今仍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我問過爺爺他也沒說的很清楚，問奶奶她說她忘記了，也許兩個人老夫老妻了，在社會上為了生活而勞碌了幾十年，早已不在乎這些事情了！老伴，就是老來伴！

那段有苦才有樂的日子

◎柯孟榕

過年賣衣——母親的故事

我母親是一個都市人，從小生長在繁華的台南市裡，尤其在過年時，是母親家中最忙的時候。母親每次講到從前賣衣服的時光，都會講的津津有味，和孩子分享過去自己的經驗，或許是做為母親的驕傲吧。

六零年代，那是個台灣剛經濟起飛的時間點，人民還不很富有，但也說不上非常貧窮，過年還是可以大買年貨，過過好日子的时候。這故事發生在母親青少年的時候，大概在她十七歲的時候吧。那時的母親家的經濟不算很好，但是可以藉著開個成衣店，賣賣童衣來過日子。大家都知道，早期台灣是勞動階級比較多，所以孩子都生很多。母親家就有五個兄弟姐妹，也就是我現在叫舅舅、二姨、三姨、四姨、小阿姨的長輩們。是的，我母親是年紀最大的，所以也要擔負起養育兄弟姐妹的責任，所以母親的學識不是很高，她都將機會讓給弟弟妹妹了，自己幫助外公外婆討生活。過年賣衣就是母親討生活的故事之一。

過年時期，人們忙著採買年貨，但是母親家卻在忙著賣衣服，因為在過年時，越接近除夕，衣服就賣的越好。通常從除夕前一個禮拜就開始狂賺錢，根據我母親的口述，她和弟妹們都幫助外公外婆們來應付那些接踵而來的客人們。母親家賣衣服通常講求高效率，也就是這樣，常常會發展出分

工制度。分工制度？也就是賣一件衣服也有程序。首先，由二姨、三姨招攬客人，也就是吸引客人上門買衣服。再來就由外公外婆和母親銷售成衣或童衣，也就是介紹和促銷，然後客人再將錢交給舅舅點清，也就是櫃檯人員。最後交給四姨和小阿姨裝進塑膠袋中，也就是包裝商品。這一連串的工作，都在每次過年間不斷上演，而這也為母親賺進不少的過年紅包。

通常過年前五～七天時，母親家都會賣衣服賣到午夜一點半才關門，而她們一天的營業額居然高達三～五萬，以那個時代來講，算是很多很多錢了。而在除夕前二～四天時更賣到午夜兩點，營業額更高達五萬，外公外婆都笑的闔不攏嘴了。除夕夜，是賣衣服的高潮。這一天，不再賣到午夜時分，而是等待著十二點的到來。快到十二點時，外公外婆就拉下鐵門，結束過年前最後賺錢的機會，一家子團坐在圍爐桌前，倒數著十二點的來臨，倒數著新年的來臨。十二點一到，大家歡呼著新年的到來，一邊吃著熱熱的火鍋，一邊閒話家常，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阿！

是阿，就是有苦才有樂，母親說他已經感受到了。

赤腳上學——父親的故事

父親和母親不同，是個標準的鄉下孩子，從小就在彰化的小村落生長著。父親家也不算很貧窮，那時父親家還算是個小地主，有幾塊田和一座不小的山地。生活當然過的下去，不過在那個時代，就算是個地主，生活水平也高不到哪去。一村莊圍著一台電視機看的大有人在，晚上團坐在布袋戲班看著史艷文演戲的人也不少，雖然沒什麼休閒娛樂，但是生活卻過的十分愜意。說到生活品質，鄉下的資源當然比較缺乏，早期的父親，上個小學都沒一雙鞋子可以穿，這也

是父親一生的開端。

四零年代，是父親出生的時代。那時的台灣，是個連飯都吃不飽的時期，父親家沒飯吃，就吃甘藷。沒甘藷吃，就吃地瓜簽。啥是地瓜簽，就是在地瓜有很多時，將地瓜削成簽狀，放在太陽下曬，讓地瓜簽乾燥，以便儲藏。聽父親說，地瓜簽非常難吃，但是卻能填飽肚子，免於餓死。是阿，吃飯都有問題了，哪裡還管得到腳上有沒有一雙鞋子好穿呢？活的下去就很好了，父親這麼說著。是的，在那個戰亂的時期，能活下來就是很好的幸運了。而父親的小學就在這樣的時代中展開了。

父親的小學，沒穿鞋子，但也抑制不了童年的活力。一天到晚都在田野中、石頭路上奔跑著、嬉戲著。常常連課都上不上，就翹課和別人去灌蟋蟀、抓泥鰍的。整天光著腳丫子到處亂跑，沒一個空閒的。早上走石子路上學，也是家常便飯，通常要選比較沒石頭的黃土路走，或是石頭圓滑的石頭路走，不然，腳都給刮得面目全非了。話說回來，也許早期台灣根本不需要什麼「健康步道」，出門隨便走就很健康了。接下來是父親的國中生涯，那時候，爺爺給父親買了一輛鐵馬（腳踏車），為的是怕國中太過遙遠，走路會很辛苦。當然，鐵馬那時候也很貴，但是父親卻把它弄丟了，只是為翹課去看個布袋戲，把鐵馬丟在路邊，就這樣憑空消失了，我想是被人拿去「借騎」了吧。當然，父親被爺爺打得很嚴重，嚴重到連鄰居都跑來護他，畢竟鐵馬也是平常家庭所買不起的珍貴交通工具，難怪爺爺會發火追打父親了。

是的，不管時代為何，生活總會有點新鮮事！

鄉下田事——父親的故事

過去的時光，父親還有另一段故事。生活在鄉下，難免都是農家生活，而父親家也不會很貧窮，家裡還有幾塊田可以種稻、種茉莉花、種甘藷、種土豆。尤其以稻米、茉莉花為最大宗。猶如中國家庭的「多子多孫多福氣」，父親家也有五個兄弟姐妹，也就是現在我稱為大姑姑、叔叔、二姑姑、三姑姑、小姑姑的各位長輩們。和母親不同，父親不需要賣衣服，也不需燒飯洗衣。但是，一家子（除了奶奶），都必須下田工作。小孩子沒什麼耐性，叫他們插秧，要他們的腰斷掉不成。因此，六個兄弟姐妹就去拔茉莉花。茉莉花有啥用途？茉莉花可以芳香、當香料、還有泡茶。通常在五、六月時，茉莉花就開始開花了，父親和其眾兄弟姐妹們就必須動員起來，準備開始「採花」了。

談到「採花」也是很苦的。茉莉花開在炎炎夏日，頭頂就是大太陽，陽光直射臉部真的會受不了。所以必須戴斗笠，穿長袖，以防中暑。而長褲也是必須的啦，除非蚊子不喜歡吸你的血。說實在的，在大太陽下，把自己裹的像大肉球一樣，又要「採花」，真是熱到不行！父親就在這情形下默默的採著茉莉花，辛苦的賺錢著。賺錢？是的，當然先去賺別人的錢，別人的田野也會僱人去採花，而父親們就先去採別人的花，再回到自己的田賺自己的錢。這是鄉下間常用的賺錢策略。

採茉莉花也有準則，要採有開花的茉莉嗎？決不，因為茶廠決不會收你的茉莉。為何呢？因為花只要開了，雖然比沒開的香，但是花開之前的芳香卻浪費掉了，而且花開後就會很快爛掉，爛掉的花就沒用了。所以，要在茉莉花還沒開

之前就要拔起，只要花開了，也就沒用了。至於要從何處拔起花呢？就必須從花柄下處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將其夾斷，將花給採到籠子。根據父親的講法，那時採花一台斤二十元，雖然很多錢，但是花卻是很輕的，採了一個下午，說不定還賺不到一百元，真是一件費時費力的工作阿。

還有關於牛糞，父親也把它用來做打零工的兼差。鄉下的牛糞，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田裡的肥料。因為牛糞不像人糞那麼臭，而且又比較結實，所以父親說那時候常常在路邊揀牛糞賣給農家，或是肥料供應商。至於小時候沒糖果怎麼辦？沒關係，雞的排泄物，也就是雞糞，有甜甜的滋味。父親說他小時後就有吃過雞糞，雞糞通常是黃的，吃起來有甜的感受。是不是真的，我就不得而知了。說到這裡我才感到，從前的小孩真是命苦阿，連屎都吃！

是的，時代在改變，人也在變。就讓這一切成為故事吧。

貧困的歲月

◎陳亭均

我寫的是我爸爸的故事。

出生

爸爸於民國四十一年出生在台南縣大內鄉內江村，上有一個姊姊、兩個哥哥，下有三個妹妹。那個年代大家都很窮，尤其在鄉下，而家無橫產的阿公只能向鄰居租房子，以

修腳踏車養活一家九口。另一方面，阿公的兄弟也修腳踏車，可想而知，小小村子裡的競爭會讓生活更加困難。

童年

小學二、三年級時，功課寫完，就是一群孩子玩樂的時光。有時是彈弓打鳥，有時則是打陀螺。有一次，一個同學說要帶大家去家裡摘芒果，但不知怎麼搞的，卻摘到別人家的，這下可糟了，大家拔腿就跑，死命地跑，最後躲到糖廠斜坡下的排水溝，躲了幾個小時才敢回家。但因有人被捉到，自然查得出有誰偷摘芒果，隔天上學，大家都被老師狠狠打了一頓。

另外，阿公家靠近糖廠，時常會有運白甘蔗的牛車經過家門前，有時候爸爸和鄰居小孩們就會偷拉幾根下來。那時真的是太窮了。

劇變

到了小學六年級，放學要留下來參加輔導課，有一陣子督學會來學校巡視，大家就會到老式三合院上課。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晚自習，老師不在，大家都玩瘋了，連身為班長的爸爸也不例外。等到老師回來，氣得罰全班跪下抬椅子，就在老師訓話完、全班放下椅子時，突然一陣天搖地動，大家拚了命往外跑。那一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白河大地震，震央白河離爸爸家並不遠。那天是大伯來接爸爸回家的，而大伯在地震發生時剛好在電影院，逃出來時還遺留了一支鞋子在裡面呢！

回到家房子已經半倒了，慶幸的是家裡並沒有人受傷，同條街上有人就沒這麼幸運了，據說好像死了七個人。市場那邊更慘，整排房子全倒，那個年代鄉下都是土製的平房，

難怪抵擋不了地震的摧殘。

就這麼一瞬間，房子沒了，本來就窮的一家人更是一無所有，於是只好睡在芒果樹下。那時雞睡在樹上，常常會有雞糞掉下來，因此住在那非長久之計，阿公只好借了養豬場前的一塊地（後面是垃圾堆和臭氣沖天的豬舍），蓋了鐵皮屋，一家人就住在後面，前面則是修腳踏車的地方。那時阿公阿嬤和四個姑姑睡一間，但房間實在太小了，爸爸和兩個伯父只能鋪木板睡在前面的店面。住了一年，阿公借錢買了一小塊地，2/4的空間養豬和雞，1/4的空間放飼料，剩下1/4的空間則給三兄弟住。那是一段痛苦的歲月，爸爸他們都不敢讓同學到家裡，畢竟睡豬舍是一件很難為情的事，想起來真的很辛酸。

小插曲

那時家裡沒有廁所，洗澡只能躲在養豬場後面，趁沒有人經過趕快洗。若要上廁所則得去公廁，那時還是很不衛生的茅坑，不但臭氣沖天而且底下還爬滿了蛆。爸爸說進去真的什麼都不敢看，只等一上完就馬上衝出去，但是因為茅坑太臭了，剛上完身上都還會有一股臭味。

轉捩點

因為窮，大伯父國中畢業就去碾米店幫傭，二伯父則因身體不好，只讀到小學畢業。有一次大伯父生病，雇主到家裡探病，寒酸的豬舍讓三兄弟感到很難過也很自卑，那時爸爸就在心裡默默發誓，以後絕不要過這種日子。困境中的刺激讓爸爸更加奮發向上，從小成績就很好的爸爸考到了當時的第一志願——省立善化初級中學，那時上學光是騎腳踏車就要一個小時，而且都是石子路，每當有大車經過就會塵土

飛揚，非常辛苦。之後雖然可以直升高中部，但因經濟不好，爸爸想考師專，畢業就能去賺錢。可是只考到備取，於是只好去補習班準備重考。

小插曲

當時有爸爸的一個小學同學也參加重考，兩人每天先騎車到火車站再坐車到台南市，有一天那個朋友忘了帶錢，於是兩人就商量好只買單程車票，回程則用昨天未交出的票根（有時從車站側門溜出就不必繳票）。但是很不巧，走在前面的爸爸被捉到了（他同學走後面沒被發現），只好扣留一只手錶在站長室，隔天再贖回來。

又有一次，那個同學拿了一根甘蔗和爸爸對分，貧窮的爸爸想多吃，就偷偷把甘蔗拉過來一點，結果害那個同學砍到自己的手呢。

貧窮中的一絲希望

第二年考試，爸爸考上台南一中，同時北區五專聯考成績能上台北工專，可是讀普通高中還要考大學，家裡沒錢讓爸爸讀書，於是就放棄這個機會。另一方面，剛好王永慶設立的學校——明志工專，提供前三名獎學金，而且還有打工的機會，讓很多窮人家的孩子有了繼續讀書的希望，所以爸爸就去念了。

尾聲

就這樣，窮人家的孩子一路上努力奮鬥，終於擺脫了貧困，給了自己的孩子一個幸福的家庭和成長環境。

心情手札

爲什麼我會選擇寫爸爸的故事呢？其實是緣於小時候的一段往事。

記得那一天愛賴床的姊姊不管媽媽怎麼叫就是不起來，突然，從來不打我們的爸爸發火了，用衣架打了姊姊幾下，接著開始訓話。說著說著，講起他小時候的故事。只記得當時聽了很感動也覺得很可憐，甚至還哭了，但後來卻忘了內容，於是就趁這個機會再問了爸爸一次。雖然這次聽了沒有當初的悸動，但似乎較能體會爸爸的辛苦。沒有經歷那個年代的人，真的很難想像那種落後和貧窮、辛酸和自卑，我覺得爸爸真的很偉大，我感到很驕傲。希望這篇文章能爲爸爸和我留下寶貴的回憶。

養女

◎放風箏的孩子

這是一個發生在早期台灣社會變遷過渡態中的故事。你我皆不可不知，因爲沒有「他們」，就不會有我們。

七、八歲的小女孩應該是帶著天真無邪的笑靨，每天歡歡喜喜上學去的吧。但是我的母親卻在這樣童真的年紀，因爲她後叔跟人賭博，無能力償還積欠的三百塊，被賣給一位黃姓的外省人當養女。一個隨著國民軍從大陸飄洋過海來台的外省人，六十歲的高齡，不曾識字讀書，常常在所屬的工

地裡大聲抱怨、咆嘯，而母親就是他的出氣筒，常常必須應付他那突如其來的火爆脾氣和情緒。最早，母親跟隨著養父到處顛沛流離、四海為家。基於母親必須受國民教育的緣故，後來被寄養在山上的農家裡。每日天將破曉時，母親便要開始燒柴、煮飯、餵牛、餵雞、豬，並且獨自打掃六個房間……。背負著如此沉重的家事，母親常常上課遲到，也因此常被老師責罵。夜裡，也要洗碗或打掃到深夜。養女日子中的所有辛苦、挨打、責罵是母親童年的寫照，一段我們七年級無論如何也無法體會的辛酸煎熬。

家中同樣具有如此命運的是我排行第四的阿姨。四阿姨大概在出生後第八個月，就被她的親生父親（我媽媽的後叔）賣到鄉下當養女。以長期寄人籬下的姿態，飽受辛苦。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家事，從小不受到家人的重視和疼愛。只有每年過年，才被允許回家（親生家庭）。

自小刻苦、認命、勤奮、努力並且有機會上國中。國中畢業後，想著去打雜工、賺錢並進入工廠做女工。常常將薪水全數交到養父母手上，自己卻不留多些錢在身上。二十歲出頭的花樣年華，是一個談戀愛的年紀。大舅舅於是幫她介紹一個自己的同學給她。

交往過程中，他們感情進展的很順利。直到訂婚後，一切都相安無事。對方家裡是開服飾店，常常請了專櫃小姐幫忙。無情的命運總是在捉弄人，就在結婚前，她的未婚夫卻愛上店裡的小姐。（相傳結婚當天，我阿姨是一個人獨守空房）婚後，阿姨常常無緣無故備受責罵，姨丈也會因為一點小事對我阿姨動粗。身體上的傷也許能夠順著時間而治癒，但心理上的痛卻因此蒙上一層又一層的陰影。原本只想一個人承擔一切，不敢向家人訴苦。直到終於按耐不住後，才跟

我母親傾訴一切。在她備受煎熬的日子裡，她的大伯因為知道實情，常常在姨丈想企圖找阿姨任何麻煩時出面挺身相救，為她打抱不平。

兩個阿嬤

◎莊宗翰

我有兩個阿嬤跟別人就是不一樣，小時候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反正也沒什麼關係，懂事點才覺得真的不一樣，問了爸爸，才知道這樣的故事。以下轉述自爸爸的話：

「從我有記憶稍微懂事之後，我知道我有兩個家，一個是鄉下的大媽媽家，一個是我台北的家，爸爸和媽媽只會在假日的時候，帶我回大媽家與大哥哥們玩，晚上又會一起回媽媽家，爸爸媽媽都很疼我，大媽媽也常問我，你媽媽有沒有打你，欺負你，有沒有讓你吃飽，我都會笑笑的點點頭。

有一天鄉下的妹妹跟著我們回媽媽家，媽媽說那是我的雙胞胎妹妹，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之前都沒有住在一起，媽媽才告訴我說，我和妹妹都是大媽媽親生的雙胞胎，因為鄉下哥哥們太多，大媽照顧不來，所以才幫忙帶我過來，現在妹妹也跟著過來，讓我有個伴，相安過了幾年，有一天大媽媽突然說要把我和妹妹都帶回鄉下，不准再回台北，我知道這次爸爸與大媽媽又吵架了，而且這次情況很厲害，妹妹被抱在手上乖乖的，我被背在大媽的背上，卻死命的掙扎，

不願意跟大媽媽走，媽媽卻只能在遠遠的一旁哭泣，在我正絕望大聲哭喊之際，好心的姑姑把我從大媽背上抱下來，我飛快的跑回媽媽的懷裡，我也不明白當初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與想法，只知道我不喜歡跟大媽在一起，管她是否是親生，或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從那天起，我就沒回過鄉下，姑姑也可能因為做這樣的舉動，而當起大媽與我之間的橋樑，常常會特別關心我，和提醒我是大媽的親骨肉，媽媽只是爸爸的細姨。

上了國中之後，有一天姑姑又提到媽媽是細姨時，我覺得很氣憤，替媽媽打抱不平，只覺得媽媽是好人，怎麼會是印象的壞女人細姨呢？在學籍資料裡沒寫過我有兩個媽媽，因為那會很奇怪，我只認定細姨是我媽媽，但是不能告訴別人，也因為怕媽媽不喜歡我，從小我就告訴自己要做一個乖巧讓媽媽高興稱讚的好孩子，大媽也因為有爸爸在身邊照顧我，而放棄把我帶回鄉下的念頭，我也與鄉下的哥哥們相隔了二十多年未曾見面，兩家也因此沒有來往，當然爸爸也得不到大媽與哥哥們的諒解，為什麼會拋棄他們，但是爸爸告訴我說，他與大媽是被祖父母勉強送做堆的，爸爸根本就不喜歡大媽，所以爸爸才會拋棄祖業家產自己出來闖天下，不願留在鄉下種田，爸爸經歷過軍伙，賣過布，當過礦工，辛苦奮鬥才好不容易當上鐵路局的公務員，爸爸要我努力讀書賺錢，才會讓人家看得起，選擇老婆一定要選對，否則會痛苦自責一輩子，媽媽雖然當了一輩子的細姨，卻也甘心照顧爸爸一輩子，從無怨言，辛苦把我養大，雖然在我八歲的時候，多添了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她依然疼我如己出，或許是因為搶了大媽的丈夫，希望在我身上對大媽贖罪吧，從小我就比哥哥們幸福，有完整的家庭，與爸媽的呵護，接受完

整的教育，上一代的婚姻錯誤，沒有造成我的困擾與傷害，這都得感謝媽媽的大愛與無私，她也常告誡我長大後也一樣要孝順大媽，畢竟大媽才是我的親媽媽，顯見上一代的女人是多麼有女性的忍耐與寬大心胸。

大媽甘心的守著祖田，帶著五個孩子長大，小媽胼手胝足的辛苦做流動小生意，與爸爸辛苦維持家計，兩個女人都很偉大，十多年前爸爸過世，送回老家，大媽依然為爸爸辦理後事，兩家也恢復來往，兩位媽媽也不計前嫌互稱姐妹，現在我也偶而回去探望大媽，兄弟也都能每年相聚，雖然總不是很熱絡，但也算是圓滿結局。」

外婆

外婆剛過世不久，也十分想念她，卻怕媽媽觸景傷情，靠著自己的記憶寫下對外婆的尊敬，回憶著饞著外婆的手，走在老家的街上……

外婆二十歲，經媒妁之言嫁給外公，算算也應該是民國三十年吧！正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年代，當時是民風純樸的農業社會，物資非常缺乏，生活清苦，外公當時住在學校宿舍，在小學當老師，外婆則和公婆、叔伯、妯娌、姑姪們同住在鄉下，大家庭的生活，妯娌們得輪流煮大鍋飯，共同耕作，外公偶而回鄉下小住，卻少參與耕作的工作，所以外婆一人當兩人用，結婚數年膝下猶虛，好不容易產下一子，卻因為母奶不足，導致嬰兒營養不良而夭折，之後隔了四年才生下大舅，到媽媽出生的時候已經是高齡產婦三十七歲了。

再談到外公，雖然將微薄的薪水歸公，但因無參與農耕，而遭兄長不滿吵著要分家，獨立門戶，因此外公即辭去教職，返鄉與外婆耕著一甲多的田地，因孩子小，且多，食指浩繁，外公，外婆為了改善生活，嘗試過許多副業，如：

養雞、養鴨、養魚、養豬、種洋菇、種西瓜，辛苦了好多年，總是做白工，不是瘟疫，就是收成不好，不但家庭經濟沒改善，還欠了債務，外公因此鬱鬱寡歡，自暴自棄，整日酗酒，導致肝硬化而英年早逝，那年外婆才五十二歲。她一肩扛起家庭的重擔，當時舅舅們與媽媽尚在唸國高中階段，教育費的龐大壓力，將外婆壓得喘不過氣來，但外婆總是吃苦當吃補，樂觀的鼓勵孩子。

人窮志不能短，歷經千辛萬苦，總算把孩子拉拔長大，個個都能堂堂正正的在社會上立足。外婆的身體雖然長年不斷勞動，也還算硬朗，不管大小事，從不假他人之手，個性善良溫和的她，從未有過怨天尤人，總是認命的接下命運之神，所給予的一切考驗。值得一提的是外婆的大智慧，連對自己的身後事，也是一手安排，不勞煩子女，去年她照了遺照，並交代媽媽將積存的些許首飾，分給兒孫輩當紀念，每天仍然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直到今年十一月六日清晨，無預警的撒手西歸，清清楚楚的走完一生。她的堅強與智慧，是留給後代子孫最好的禮物，更留給我們無限的不捨與思念。

姑丈

這個故事是問媽媽的，姑丈傳奇的故事，怎麼也沒想過，幾十年前的台灣與現在竟然有如此大的不同。

姑姑嫁給姑丈時才十八歲，民國初年，民風保守，女子大都很早就出嫁，姑丈是個老實的莊稼漢，工作賣力勤儉，但還是十分清苦，因為他只是個佃農戶，幫有錢人家耕田，只能獲得溫飽，姑姑嫁過去幾年，卻一直都生女兒，而中國人傳宗接代的觀念根深蒂固，非得生下一個能傳替香火命脈的男孩不可，以至於兩夫妻只有咬牙硬撐，一連生了八個女兒。畢竟食指浩繁，不得已爲了能存活下來，而將其中的四

個女兒轉賣給人，以換取溫飽，雖有萬般不捨，但也無計可施，當時的醫學已有生育結紮技術，姑姑放棄了生兒子的希望，做了結紮手術，日子在艱苦中一天天度過，當時的國民政府遷台後，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總算讓姑丈得到屬於自己的田地，生活就逐漸改善，但家裡缺乏壯丁幫忙，讓姑丈一人耕作，看在姑姑眼裡實在不捨，於是兩人商量，決定替大女兒招贅女婿，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也讓姑姑給找到個家境清苦的人家，願意把兒子入贅，條件是往後若有生下兒女，一定得有一半孩子姓夫家的姓，姑姑也都遵照約定。女婿為人老實，不菸酒，勤奮工作，可能是因身分較自卑，少有言語，也羞於與人互動，每天就只有埋頭苦幹，用工作獲得肯定，然而姑姑的大女兒也心有不甘，認為眾多姊妹，為何獨獨留下她不能嫁做人婦，而埋怨姑姑，然而自從招贅女婿後，姑姑的生活就更加順利，又適逢都市計劃，讓姑姑的田地都化為都市建地，一夕之間姑姑就發了，洋房好幾棟，除了每個女兒都獲得一棟外，連賣出去的女兒也有公寓可得，就連家裡的孫子都有份，姑姑說這都是女婿辛苦及他帶來的好運，常人前人後稱讚有嘉。好景不常，女婿因長年勞累，積勞成疾，罹患肝癌，四十九歲英年就去世。姑姑，姑丈十分難過，直說女婿是來報恩還債的，都還沒享受到成果，就撒手人寰，真讓人惋惜。

過去那年代，父母買賣子女，兒子入贅女方，把自己的女兒賣給別人，再買別人的女兒，是很平常且頻繁的現象，讓這時代的我們，想起來還真是不可思議啊！

被喚醒的記憶

◎何欣儀

前言：這是以口述方式記載成文字，使用第一人稱方式，其實是因為當故事在聲音中緩緩鋪陳，我就像是主角身歷其境，因此決定就讓主角來說吧！說當年。

十串金桔

那年，櫻花開得特別燦爛。可是風特別的寒。冷這樣持續的滲透不夠厚的衣物。指頭凍的紅又冰冷，失去知覺。我們想著，有點餓了。

去換幾個錢吧！姊姊這麼說著。把這幾串金桔拎著，綁在手上。我跟著，想著去那兒賣呢？

這條路嗎？偏斜的小徑看的出少有人跡，草都長到腰際。是啦！上次我才跟著鄰居那大哥哥走過的，怎麼會錯？你偷偷來賣過了？

噓！過去這小山頭就是啦！

爬過小小山丘，撿個小徑，避開管理員的耳目。

這樣就不必付門票錢啦！著實得意的語氣。

這是不合法的。但誰管呢？

金桔掛在小小的十個手指頭上，看起來十分滑稽。

金髮碧眼的。白晰的膚色。高大的背影。那種陌生令人不敢接近。一團一團的人，背著行旅包，裝扮都令我很新奇。

看著姊姊大方的走過去兜售，成功的賣出了好幾串，覺得自己實在不能再發愣了。突然面前一個棕髮的男子，低頭

看著我。我有點發窘，不知道該怎麼辦，舉了舉手上的東西，啞了般。他笑了笑，給了個錢拿起一串就緩步走開，我突然覺得這價錢應該不只一串，追上他把另一串給他，卻又不知如何解釋，尷尬的就轉身跑了，我沒回頭，不知道他的表情。

而好運並不會一直跟著我。警察巡著，冷漠的腳步，快步逼近，一群兜售攤販，都做鳥獸散的逃之夭夭。慌亂的有些不知所措，姊姊拉著我就狂奔。跑著，心跳加速，害怕著後頭的警察，擔心販售的物品被沒收。眼看就無處可逃，我心灰意冷至極。沒辦法了啊！腳步不禁鬆懈下來。姊姊四處張望，希冀能找出個方法。靈機一動，瞥見女廁就在旁，姊姊毫不猶疑的拉著我就衝了進去。

我們喘著，微微鬆了口氣，應該沒事了吧！我想。

幸好幸好，拍拍胸口，好加在！

姊姊露齒微笑，一切剛才的驚懼都消失了。

有一種劫後餘生，那種大難逃脫後的情緒。

沒有手錶，時間就在我們平復心情後流逝，不知道是過了多久，才微微探出頭，發現警察已經無奈的走了。這時就帶著未賣完的金桔，繼續賣了起來，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一切依舊自然。

風雨中尋寶

鐵片、斷裂的塑膠水管、斷落電線，那些零碎的東西，被認作是垃圾的廢棄物吧！但看在那個時候，卻是寶物。

那天，風很大，雨很急，溼漉漉的模糊了視線。路邊的樹歪斜著，碎玻璃零丁的聚在道上。小心翼翼的，踏著一步一步，為的是一點點的小小收穫，那對現在來說不值一笑

吧！但當初就是這麼執著。就是這種天氣，才能有較多的東西可撿。

尋尋覓覓，突然被微泛著金屬光澤的東西牽引了視線，急促帶點興奮的向前探知究竟，乍見心裡透著喜悅，緩緩拾起了這見方有一桌面大的鐵片。輕盈的走著，直到腳底傳來的隱隱作痛，才發現被割傷，但手中的戰利品就似有治療功效，使得那小傷根本算不了什麼。回家就拿著火柴盒旁點火的磷片，用來止血。卻被發現受傷，母親含怒的訓斥，罵著怎麼那麼不小心。含糊的應著下次會的，卻忍不住想炫耀這大豐收。

戰利品拿去賣，夾著多些的價錢。拿著這些給父母，要是有多餘的，就自己留著，存到可以換些零嘴。這種日子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興高采烈的去買彩色球糖，鮮豔的占住視野，慢慢舔著，生怕就這麼化去，太過可惜，又不捨的多看幾眼，就像多擁有幾秒也是好的。

這點小小的滿足，就是這麼值得開心。

筍藏露下

農忙時期，夏天的清晨，天微明。我們踏著鬆軟的土，沾著露，到竹林內尋找竹筍的蹤跡。通過伊呀的木板，跨過小溝。葉子碎在足底的脆脆觸感，掬著早晨才有的清涼，拂過面頰。

竹筍要是已經冒出土，就已經太老，不好吃了。所以要找的目標是，還在土中沉睡的那些，不過實在是困難度。而一切都要靠天氣和時間來決定這項工作的順利與否。在太陽未露臉時和無雨的清晨，要從竹子旁，看到沾有一滴露水的上面，向此挖去，順利的話就會有一胖胖的竹筍展露在眼

前。一旦時間過後，就只好用筍刀，慢慢的去試試竹子旁，看是否有竹筍可以挖取。只要有挖到，心喜自不在話下。

泥土就卡在指縫中，象徵著努力，收穫是最大的享受。我沒經驗的東挖西找，只是好不容易給我發現了就叫又叫跳。

拿回家要清除泥土，把老的部份削除去掉，浸入水中，這時就已近下午。等著隔天去市場賣囉。

水寒天冷洗衣難

天寒，兩籃的衣物卻不能因此就繼續放著。河水冷冽的刺骨，凍到心都有了裂痕。可是，卻不能就這樣拋開，是責任，就像是不能改變的現實依舊走著他的陳腔濫調。

水和衣物融合為一，寒冷和心的結冰也恰巧成形。搓揉著洗淨，把那污漬黑痕都留給潺潺的河，向無垠無涯逝去，把一切自哀自憐，一切抱怨都讓其沖刷殆盡。

上學的時間早就悄悄的滑走，沒有追趕的慾望，即使麻木蔓延還不到理智，還不到把一切規範拋開忘去。但該怎麼做，就像是譜好的曲、寫好的劇本，沒有轉圜的餘地。該如何，應該不是問句。

草上的霜露已漸漸融去，化開成淚珠。晶瑩的。如果有閑情，這幅圖也夠美，偏偏凍的不聽使喚的手，仍不能隨心罷工，就持續來回作功。

思緒空白，也許等會兒把這些都處理好，就能上學了。

挑著沉重，溼透了的衣物，整個搭在肩上，喘息著、搬著，一步一步，目標像是在天涯，怎樣都走不到。也許一切沒這麼糟，如果知識能解救這一切。那麼是不是能有個不一樣的世界？

依舊期待著上學時光，依然對於不懂的持續抱著茫然。但是生命的步調有書，可以把手心加溫個幾度。

書暖於心

夜漆黑成一片，煤油燈，晃著搖曳的火光，瞌睡蟲早就爬上鼻樑，對著滿天的星斗發著破壞氣氛的鼾聲。

捧著課本，字句卻已模糊成不像樣的混亂扭動的蟲兒，卻還是不能放棄，考試的為伍，家事的作伴，終是讀書本比較溫暖比較輕鬆的。方才把廚房收拾過了吧？不管了，明天還要考試呢！壓力的堆積，是永無休止的負累。

不過這種能坐下來，握著紙頁的時光已是生命中的天堂，帶著點澀味的苦味的日子，唯一能讓自己振作的是遙遠的夢，只要自己能讀好書，就能擺脫掉這種三天兩頭向人借錢買個簿子、買文具等等的窘境。

翻著書頁，把人生的歷程翻了又翻，把時間的形狀磨蝕的圓滑，過往古今盡收眼底，看那歷史的洪流是怎樣一遍一遍的沖刷，數字符號比繁星還複雜的展露其萬狀，外國螞蟻在紙上排的很有規律……這一切都像是夢想與現實的交界，差一步就能橫越。只有考試是會把人狠狠的打回現實的牢籠。

年輕的歲月，疾筆寫下，當時的心情。然後揣摩著。有一天的將來，那一刻彷彿在眼前現形，編著織著，那漂泊不定茫然的心，尋著了書本成為依歸，讓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這一方淡黃頁面，印刷體的擠入充實著心靈。

努力用功，似乎光明就綻在彼端，不算近，但也不是很遠的等著。

心中再次的告訴自己。我將會走到的，我將會脫離這陰暗潮濕晦氣聚集的角落，有一天，將有一天，藉由手中這些知識，能活出色彩光亮。

倦意仍殘酷的侵襲著，眼皮沉沉的合攏，但是手中還是緊緊握著，那本還停留在那面，圈著紅色重點的醒目刺眼。

後記：故事也許不只這些，一些深刻卻在這時候被喚醒，不管是記憶的哪部分，都是值得保留、珍藏的。

童年

◎吳佩玲

前言

昨天我曾走回童年/看見你也在我身邊/落葉落在明亮夏天/而沉默像是最後語言/如果我的眼中有淚/會不會你會為我安慰/歌聲穿過無盡輪迴/消失在童年的秋天……

——雷光夏〈時間的密語〉

母親的童年

母親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屏東務農家庭。在母親之前，家中已經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外婆再次懷胎時，由於肚子很大，外公認為裡面是男孩，心裡還覺得一個女兒、三個兒子的組合真是太完美了。所以母親被生下來的時候，外公非常失望，甚至拒絕抱一抱這個初生的嬰兒；以後也再沒有抱過了。

重男輕女的觀念加上一開始的失望，外公對母親非常不疼愛，就算母親從小吃苦耐勞、幫著家裡的農務忙進忙出，外公還是覺得母親終究會是一盆潑出去的水，不予重視。因此讓母親認為她和外公是結不好的緣來相見的；母親與外婆

就比較親。外公家族世代務農，日治時期的那一代甚至做過保甲；務農家庭，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接受很高的教育，義務教育結束，沒有讀上去也無所謂，回家來幫忙就好。外婆則出身教育家庭，不但受過高等教育，還擔任過教師一段時間。所以在母親家裡，外公主掌農事，外婆主掌家事。外婆忙於家務之餘，不遺餘力地推動四個小孩的教育，也比較照顧母親。

母親從小才華洋溢，繪畫、書法、聲樂，無師自通，參加各種才藝比賽屢屢獲獎，連自己也非常自豪。母親的功課也都能輕鬆應付，還曾在考試前上台為同學惡補、講解一番。然而這些才能卻都因為家中不甚重視而沒有繼續培養、發展，外公對這些優秀的表現也一直冷漠以對，永遠都是一句「反正都是潑出去的水，沒有什麼好培養的。」

外公將大部分的期望都放在他的兩個兒子身上，辛勤耕作，甚至賣地來支付他們讀書補習的費用都無所謂。外公作農回家後疲憊勞累，於是總是脾氣暴躁不耐，生氣時髒話成串，甚至出手打人，丟、砸東西等情事也很常見。外公把氣發在外婆身上、打罵外婆時；母親總是憤憤不平地站到外婆身前阻擋外公；跟外公噙聲。於是外公對我的姨媽（也就是母親的姊姊）比較偏愛，正確而言也可以說是溺愛，因此姨媽常常向外公撒嬌，以免除一些被分配到的家務，而那些家務就落到母親身上，讓母親感到非常不平，有時一面洗衣服就一面唱著歌、掉眼淚。種種狀況都將母親推向外婆，讓母親站在陣線上外婆的一方；而在母親的眼中，也就等同於姨媽與外公是同一陣線。

除了外婆，與母親比較親近的是大舅（母親的大哥）。大舅從小也是才華洋溢，美術文學天份兼具，學業也極端優

秀，求學生涯一路保送。考到城市裡的學校去的大舅，定期都會郵寄整包整包的書籍雜誌回來給母親，村裡面大夥吆喝著「阿金ㄟ大兄攔ㄍ一ㄚ、ㄇ一ㄍ一ㄨㄉㄥㄚㄚ」（譯：阿真的大哥又寄東西回來了！）是母親記憶裡面非常溫暖的一部份。

維持好成績對母親而言實在太容易了，所以母親從小就很會玩，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照玩，假日總是招集同學們一大票出外遊山玩水。母親在家鄉建立極廣泛的交誼，直到出社會後在北部上班，回鄉時仍有大批人馬來迎接；直到母親結婚，這些交誼才慢慢減少。

父親的童年

父親生長在雲林一個靠海的村子。小的時候染上小兒麻痺，從此父親的右手就萎縮不能用力也不能抬高，孩童時代的父親在海邊奔跑玩耍時，海巡隊的阿兵哥喜歡開他玩笑，叫他敬禮，父親沒法敬禮，只能縮著手勉強做做樣子的模樣惹得大家都笑了；不過雖然他們這樣鬧父親，他對他們的印象卻是溫暖的，因為父親認為他們其實是很喜歡父親，也總會注意父親的安全的。

與母親相反，父親是家中的長子，也是長孫，從小就受到很大的重視。而父親也不負眾望，不但乖巧樸實堪為弟妹榜樣，學業也十分優異，認真守本分，當了國小六年的模範生及班長，家裡的長輩都很喜歡他也很疼愛他。後來阿公經商失敗，經濟困頓，卻還是盡量籌錢讓父親繼續唸書；所幸父親也很上進；以鄉下小漁村窮學生的姿態；沒有補習就考上建中，後來並考上北醫藥學系一部；父親家中的其他孩子，包括我的兩個姑姑，一個叔叔都沒有像父親念得這麼高。

後記

彷彿後記應該要接下去寫的是我的童年，然而這次的重要點並不在此。我的童年記憶，其中一半是夢境內容，真的要寫，靜默停滯的時間就會變得很長很長，就像拉出了胸口的線頭，後面糾纏迴繞著無限的我們不知道自己已經忘記多少又自己加進去多少的往昔，已是言語難以言全；就像父親與母親的口述歷史，一旦回首，整個空間彷彿就塞在他們的心中，他們跳進去而我張望著，被我聽見與記下來的，其實只有他們拉出來的線頭中的一點點。

母親時常敘述她的故事，有如不斷複習一般，故事裡面的愛恨情仇直到今日都是如此清晰，深深影響著母親後來的觀念與作為。父親則鮮少提及；當年的小漁村的海邊，波光粼粼與燦爛日光亮得模糊了小孩的身影的那幅美好的畫面，父親只給了我們一個約略的想像空間，讓我覺得那些歲月已經不真實地，非常遙遠了。

其實也許就是言語難以言全而已；甚至外婆就在九四年底，一週以前過世了，法會上外公如此衰老哀默，還有許多人那麼多年來的種種改變，讓我倍加感到文字的破敗不全，和語言的匱乏性…讓我不禁想到雷光夏的歌〈時間的密語〉，夢比一切都還真實。

……我明白你在說些什麼/我明白你在唱些什麼/唱月圓只是昨日預言/而明天世界沒有想念可不懂為何昨日要走/不懂為何今天像夢/不懂山谷吹來的風/讓夏天漸漸飄散遠走……。

——雷光夏〈時間的密語〉

家族史詩

◎盧嫚妮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他們的相遇
該算是一段苦難的結束
甜蜜艱苦的開始

民國二、三十年的那個年代裡
他，家中貧苦。
從小就要幫忙賺錢
她，有個失明的母親
生活也是一樣難熬

不知是怎麼樣緣份
情竇初開的十八、九歲裡
一段媒妁之言
從此把他們的生命
相依相繫直至生命的盡頭

爲了她家有個延續
他，入贅

但他們依舊很努力的生活著，
也孝順著她那失明的母親
他到處奔波爲生活
賣雜貨、賣油
什麼都做過
她替人修改衣服、做衣服

一身的好手藝
彼此扶持依靠
總算熬了過來
有了六個男孩一個女孩
卻不小心懷了第八個，
買了一棟大房子，
替兒子討了媳婦，
經營舊貨商事業
子女們幾乎各個投入這樣的家族事業中
子女、孫子們都圍繞身邊
在這一棟房子裡。

好景不常
他中風了
似乎疾病都接踵而至
她，仍不服老繼續工作
同時照顧著他。
一天一天過去
他的病情依舊沒有惡化
可是
他，
似乎開始遺忘了某些人某些事
但不曾忘了一直在他身邊的她。

不知從何時開始，
子女一個接著一個搬了出去
到了外面買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房子

房子裡還有人在，
只是不如以往熱鬧

有天，他在躺椅上看著窗外
突然

張大他的雙眼後
從此
再也沒有醒過來了。

她，
悲傷
因為那個陪她攜手走過半個世紀的人
已先離她而去
剩下的，只有少了男主人的躺椅。

但一股凝聚的力量似乎又回來了
她，不只是一個人
有著一群愛她、尊敬她的子子孫孫。

他，
盧榮宗
是我的阿公

她，
盧劉煥治
是我的阿嬤
這個故事
是他們花了他們大半人生
所寫的

當我真正知道這個故事時，
是在十四歲的那個冬天
那個阿公逝去的季節裡。

以上僅獻給我最愛的他們

（註：那第八個孩子是我爸爸！）

閱讀北醫人系列②

書寫自我：哲學寫作選集 II

主 編：林文琪

總 編：陳大樑

發行人：許重義

出版者：臺北醫學大學

地址：台北市吳興街250號

電話：(02)2736-1661~2662

承印者：商鼎文化出版社

電話：(02)2392-3559

出版日期：2007年5月15日 第一版／第一刷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